

○原叙

晋自刘元海起离石，典午为所囚系，琅琊窜南荒，羯继之，鲜卑继之，氐羌又继之，索虏乘势，遂有中原几二百载，与东晋、宋、齐、梁相始终。他如宇文氏、段氏、乞伏氏、赫连氏、沮渠氏、秃发氏、巴氏、凉氏、李氏、吕氏等，皆夷也。读史者如繁星争曜，往往不得要领。唐自肃、代而下，号令不行於河北，宿将悍帅，生杀自由，与晋诸胡无二。其倏起倏灭，亦大略相符。予窃为汇而纂之，使初学者一览犁然，兴废始末，焕焉在目。益芸窗中半岁之勤，而有是书也。为其展卷可镜，命曰指掌。西陵沈赞阳氏，其父司徒公聚书万卷，建楼贮之，以与四方学者共。故赞阳器业不群，得於尚友，犹欲遍搜密典，以补父籍。闻予二指掌，求观之。不数月，剞劂已告成矣。予谢曰：“君爱我，欲我不朽。我岂敢谓是书即能不朽，独其令稚子辈不苦难於浩汗，则亦窃幸有微益焉。”万历辛丑，长至眉山张大龄书於简端。

●卷上

○总论一

自汉魏以来，羌胡鲜卑降者，多处之塞内诸郡。其后因忿恨，数杀害长吏，渐为民患。晋武帝太康二年，侍御史郭钦上疏曰：“戎狄强犷，历古为患。魏初民少，西北诸郡皆为戎居，内及京兆、魏郡、弘农，往往有之。虽今服从，若数百年之后，有风尘之警，胡骑自平阳、上党，不三日而至孟津，北地、西河、太原、冯翊、安定、上郡，尽为狄廷矣。宜及平吴之后谋臣猛将之略，渐徙内郡杂胡於边地，峻四夷出入之防，明先王荒服之制。此万世长策也。”不听。

惠帝元康九年，太子洗马江统以为戎狄乱华，宜早绝其原，乃作《徙戎论》，其略曰：“四夷之中，戎狄为甚。弱则畏服，强则侵叛。是以有道之君，待之有备，御之有常。期令境内获安，疆场不侵而已。汉建武中，马援领陇西太守，讨叛羌，徙其余种於关中，居冯翊、河东、北地。魏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，以御蜀，盖权宜之计。今已受其敝矣。夫关中，帝王所居，未闻戎狄宜在此土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候隙乘便，辄为横逆。此必然之势也。宜及今

兵威方盛，因其死亡流散，与关中人户为仇讎之际，徙诸羌，著先零、罕开、析支之地；徙诸氏，出还陇右，著阴平、武都之界。并州诸胡，建安中听其散居六郡，今为五部，户至数万。正始中，毋丘俭讨句骊，徙其馀种於荥阳，部户亦以千计，并皆骁勇便利。夫百姓失职，犹或亡叛，犬马肥充，则有噬啮，况於夷狄，能不为变！此等皆宜申谕发遣，还於本域，慰彼土思，惠此中国，於计为长也。”朝廷不能用。

夫天下之祸，每伏於所忽，惟智者能睹其未萌。郭钦、江统，翹然远览，晋之君臣，诚一听之，岂有五胡之祸哉！彼武帝功成而骄，谓裔夷癣疥，不足虑，故玩而不采。惠帝暗无识，吾无责已，乃杜元凯、张茂先诸君子，亦不闻奖拔二子论列，而为国家建久安长治之策。何也？岂天厌司马氏狙诈窃国，而刘渊、石勒辈已潜生於东北之郊乎！当其时，晋方全盛，刘元海父子何见赏於王武子之俦，上东门一啸，王夷甫骇於所闻而追之莫及者，岂尽无所为默定者在也。

## ○总论二

明学士丘琼山论五胡曰：“刘渊，匈奴也，而居晋阳。石勒，羯也，而居上党。姚氏，羌也，而居扶风。苻氏，氐也，而居临渭。慕容，鲜卑也，而居昌黎。种族日繁，其居处饮食，皆日趋於华。惟其骄暴贪悍、乐斗喜乱之志态，则无时而可变也。”据丘氏之论如此，及予读史至苻坚斥姚萇曰：“五胡次序，无汝羌名。”乃知姚氏不在五胡之内，其拓跋氏乎？拓跋创国，与五胡并而据有华夏，历晋宋齐梁，故五胡之盛，未有如拓跋者也。彼姚氏者，当与段氏、宇文氏、赫连、秃发、沮渠等氏同类而并观，而丘文庄据时代先后为论耳。晋讖：石上众马之后，有牛继之。史氏遂书传疑之事，造帷簿，不根於琅邪，曰牛金之子。不知拓跋王业始於什翼犍，犍者，牛也。怀愍北行，翼犍已立，桓玄谋逆，魏帝中原。马后牛继，此为证矣。

## ○匈奴刘氏

刘渊，匈奴呼韩邪之后也，嗣左贤王。轻财好施，倾心接物，五部豪杰，幽冀名儒，多往归之。武帝太康十年，以为匈奴北部都尉。惠帝永熙元年，以为五部大都督，监军事。成都王颖使将兵拒王浚、司马腾。渊从祖宣谓其族人曰：“汉亡以来，我单于徒有虚号。今吾众犹不减二万，奈何敛手受役

，奄过百年？左贤王英武超世，天不欲兴匈奴，必不虚生此人也。司马氏骨肉相残，四海鼎沸，复呼韩邪之业，此其时矣。”乃谋推渊为大单于，使呼延攸告之。渊即白颖，请还说五部以赴国难，二竖之首，可指日而悬也。颖悦。渊至左国，宣等上大单于之号。二旬之间，有众五万，都离石，复迁左国城，胡晋归之者愈众。自以汉氏之甥，舅亡甥继，又称汉王，以右贤王宣为丞相，崔游为御史大夫，后部人陈元达为黄门郎，子聪进大单于，族子曜为建武将军。聪骁勇绝人，博涉经史，善属文，弯弓三百斤，弱冠游京师，名士莫不与交。曜性残暴，渊欲杀之，其母跪请得免。及长，仪观魁伟，拓落高亮，与众不同。好读书，善属文，铁厚一寸，射而贯之。两眉白，目有赤光。聪极重之，以为汉世祖、魏武帝之流。怀帝永嘉元年，刘渊称帝，遣刘聪、石勒等寇太行，赵、卫、黎阳、壶关皆下之。

渊卒，太子和立，疑忌刘聪。安昌王盛曰：“陛下勿信谗，兄弟尚不可信，他人谁足信哉！”不听，遂攻聪，聪杀和自立。五年六月，呼延攸等兵入洛阳，杀太子诠，执怀帝，士民死者三万馀人，遂发掘诸陵，焚烧宫庙。曜纳羊后，迁帝及六玺於平阳，以帝为光禄大夫、平阿公。秋七月，刘曜陷长安，杀南阳王。六年春正月，汉主聪纳刘殷二女并四女孙於宫，皆以为贵嫔。三月，立刘娥为皇后，起■〈皇鸟〉仪殿，将杀谏者，娥上书得免。弑怀帝，有星殒於平阳，化为肉，长三十步，广二十七步，聪恶之。四月，秦王业即位於长安，是为愍帝。建兴四年，刘曜复陷长安，帝出降，中丞吉朗死之，汉封帝为怀安侯。琅邪王睿即帝位於建康，改元太兴。是年，愍帝遇弑。

聪荒於酒色，游宫常百日不出，事皆决於中常侍王沈等。立后六人，仪服如后者又八人，屡杀直臣陈元达等。是年卒，太子粲立。聪后年未二十者四人，粲俱杀之。靳准弑粲自立。冬十月，刘曜亦自立於赤壁。十二月，乔太讨准，杀之，而立准之子明。石勒讨明，明走曜。曜灭靳族，改国号赵。石勒亦称赵王，为后赵，始与曜贰。先是，曜世子胤，年十岁，长七尺五寸，多力善射，骁捷如风。靳准之乱，没於鲜卑别部郁鞠。郁鞠闻赵王立，礼而归之，曜悲喜。时已立羊后之子熙为太子矣，将易之而立胤。卜泰不可，胤亦进曰：“父之於子，当爱之如一。今黜熙而立臣，臣何敢自安！苟以臣颇堪驱策，岂不能辅熙以承圣业乎！”遂封胤永安王。

明帝大宁三年，后赵石生攻赵河南，尽取司、豫、徐、兖之地。成帝咸和三年，复攻蒲阪。曜自将击破之，枕尸二百里，襄国大震。冬十二月，勒召徐

光，谋击曜，皆言曜锋不可当，光独赞行。遂命石堪等会荥阳，石虎进拔石门，勒自统步骑，进自大碣，谓徐光曰：“曜盛兵成皋关，上策也；阻洛水，其次也；坐守洛阳，此成擒耳。”至成皋，见赵无守兵。大喜曰：“天也！”卷甲而进，曜方与嬖臣饮博，不信勒至。闻亲来色变，遂撤金墉之围，阵於洛西。勒帅步骑四万入洛阳城门，躬擐甲胄夹击之。曜素嗜酒，将战，饮数斗，醉坠马，为堪所执，杀之。太子熙奔上邽，勒遂取长安。四年，石虎拔上邽，杀太子熙等王公以下三千余人，刘氏亡。

玄羽逸史曰：“自古夷狄为中国患者有矣，未闻入而帝中国也者，有之，自刘渊始。当晋全盛时，渊以壮年游京师，与诸名士遨游成均，持论上下，固彬彬隽爽才也，不过谓由余、金日禅之俦耳。焉知窃伏鞶毂，睥睨宫阙，私心曰：‘此可取而代乎。’世儒睹郭钦、江统之说不行，深为司马氏惜，不知此曹渐染华夏之风者，百来年其文雅博洽既与中国士大夫埒，而骁悍魁桀，拔山贯铁之勇，非华人可得而仿佛也。即使驱之去而未必即去，既去而未必不来。我知其害，必不止侵镐方，犯泾阳，围白登，入甘泉，如周汉之事而遂已也。况中国先乱，而彼有所以乘其隙哉！然渊每闻诸将屠杀之惨，则深戒谕之，用贤纳谏，恭俭勤劳，卓有中国君人之度。聪以荒淫，承之一传，而归於曜。曜以沈湎，继之数岁，而歼於勒。彼二子少固雄毅，乃晚节如是，岂真胡虏之运乎！死而五种，虽所自取，不可谓无默宰也已。

### ○羯石氏

石勒，羯虏也，世居上党之武乡，有胆力，善骑射。并州大饥，东瀛公腾执诸胡，於山东卖充军实。勒亦被掠卖，为荏平人师欢奴，欢奇其状貌而免之。幼尝随人负贩京师，登上东门，长啸。王衍闻而异之，曰：“此胡雏非常人也。”遣骑追之，逸去。惠帝末，诸王相攻，海内大扰。勒与汲桑结为盗，桑命勒以石为姓，公师藩叛寇赵魏，桑、勒往从之。兖州刺史苟晞击斩藩、桑等，逃还，更聚众，以勒为前锋，所向辄克。进攻邺，杀新蔡王腾，大掠而去。苟晞击桑，走死，勒降於汉。至常山，众十馀万，集衣冠人物，别为君子营。中丘人张宾，好读书，阔达有大志，常自比子房。见勒，喜曰：“吾历观诸将，无如此胡将军者，可共成大事。”乃提剑大呼军门请见，勒亦未之奇也。后数以策干勒，皆如所言，由是奇之，呼为右侯而不名。又用刁膺为股肱，夔安、孔苕、支雄、桃豹、逯明为爪牙。

永嘉五年，太尉衍送太傅越丧还葬，勒帅轻骑追之，及於苦县，晋兵大败，纵轻骑射之，无一脱者。执衍，问以晋故。衍具陈祸败之由，云计不在己，且言少无宦情。又劝勒称尊，勒曰：“君少壮登朝，名著四海，身居重位，何得言无宦情耶！破坏天下，非子而谁！”命引出，众人畏死，多自陈述，独襄阳王范神色俨然，顾呵之曰：“今日之事，何复纷纭。”勒谓孔苕曰：“吾行天下多矣，未尝见此辈人，当可存乎？”苕不可。勒曰：“虽然，要不可加以锋刃。”於是俱排墙杀之，剖越棺，焚其尸，曰：“乱天下者，此人也。”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死，晋兵死者十馀万人，裴妃亦为人掠卖。又陷蒙城，执荀晞及豫章王端。锁晞颈，以为左司马。

冬十月，勒诱杀汉大将军王弥。初，勒与母相失，并州牧刘琨得之，及其从子虎遣使送还勒，因以书招怀。勒厚谢刘琨而书以绝之。虎年十七，残忍无度，勒白母除之。母曰：“快牛为犊，多破车，长便不然。汝小忍之。”及长，勇冠三军，每屠城，鲜有遗类，指授攻讨，所向无前。勒更宠任之。六年，引兵据襄国，用张宾之谋也。王浚等攻襄国，大败而还。石虎攻陷邺郡，据之。时王浚兵犹强，谋称尊。勒欲袭之，张宾劝勒卑辞於浚，又劝勒奉表，言欲以三月中旬诣幽州奉上尊号。浚益骄怠，不复设备。勒纂严将袭浚而未发，张宾曰：“岂非畏刘琨及鲜卑、乌桓为后患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宾曰：“三方智勇，无及将军者，必不敢动。吾轻车往返，不出二旬，待彼谋议出师，我已还矣。今宜修笺於琨，纳质请和。琨必喜我之服，而快浚之亡，岂暇袭我！兵贵神速，勿后时也。”勒曰：“吾所未了，右侯已了之。”遂以火宵行达易水。督护孙纬驰白浚，浚将勒兵拒之，而为游统所给。浚曰：“石公来奉戴我耳。”设飧以待勒。晨至蓟，叱开门，犹疑有伏。先驱牛羊数千头，声言上礼，实欲塞诸街巷。勒升其厅事，执浚於前，数之曰：“公位冠元台，手握强兵，坐观本朝倾覆，曾不救援，乃欲自称尊乎！”即送襄国，斩之。中郎荀绰不屈，勒待以客礼。斩朱硕枣嵩之乱政，戮游统之不忠，籍没相佐亲戚，家货皆巨万。惟裴宪、荀绰止有书十馀箱，盐米十斛。勒曰：“吾不喜得幽州，喜得二子。”以为中郎参军。勒以刘翰镇幽州。勒还，翰归段匹磾，匹磾遂据蓟城。

时刘曜篡汉，改国号赵。勒亦自称赵王。祖士雅进屯雍丘，恩威大著，自河以南，多叛勒归士雅，练兵积谷，有取河南之志。勒患之，乃下幽州，为士雅修祖父墓，通书求互市。士雅不报书，而许互市，收利十倍。士雅将士降赵，勒斩其首，曰：“叛臣逃吏，将军之恶，犹吾恶也。”自是士雅不纳降人

，边境休息。泰兴四年，石虎拔幽州，杀段匹磾。永昌元年，张宾卒，勒哭之恸，每与群臣谋议不合，思宾则流涕弥日。与刘曜岁相攻战，咸和三年，曜自将击破勒兵，襄国大震。勒亲帅兵救之，入洛阳，杀刘曜，追曜太子熙於上邽，又杀之，汉地尽入於勒。即赵天王位，子弘为太子，虎等进爵为王，子弘为大单于。虎以不得大单于，望曰：“吾身当矢石，成大赵之业，使黄吻婢儿为大单于。上晏驾，不足复留种矣！”

咸和五年，勒称皇帝。一日大飨群臣，谓徐光曰：“朕可方自古何等主？”对曰：“陛下神武，谋略过於汉高。”勒笑曰：“人岂不知，卿言太过。朕若遇高祖，当北面事之，与韩、彭比肩。若遇光武，当并驱中原，未知鹿死谁手。大丈夫行事，当磊磊落落，如日月皎然，终不效曹孟德、司马仲达，欺人孤儿寡妇，狐媚以取天下也。”勒虽不学，好使诸生读书而听之，时以意论古今得失，闻者悦服。其聪明英特，盖性成也。太子弘好属文，敬儒素，勒谓徐光曰：“大雅悒悒，殊不似将家子（大雅，太子小字）。”光曰：“汉祖以马上得天下，孝文以玄默守之。太子直胜残去杀之主也，但中山雄暴多诈，宜渐夺其权。”程遐亦以为言，勒皆不听。他日，徐光又曰：“今国家无事，陛下若不怡，何也？”勒曰：“晋蜀未平，恐后世不以我为正统。”光曰：“陛下包括二都，平荡八州，帝王之统，不在陛下，当复在谁？且陛下不忧心腹而忧四肢乎，中山资性不仁，父子复据权位，而鞅鞅不平，东宫侍宴，有轻皇太子色。臣窃忧之。”勒默然，始命太子省可尚书事，而虎之门可张雀罗矣。虎愈不平。

咸和八年七月，勒卒，太子弘立，虎收程遐、徐光於狱，召其子邃将兵入宿卫。遐、光被杀，夜以勒丧潜瘞山谷，乃备仪卫虚葬於高平原。虎弑刘后，次年弑弘，自立。太子邃谋反，诛，立子宣为太子，蒲洪、姚弋仲皆归之。

冉氏子闵，骁勇善战，多策略，虎养以为子，爱比诸孙。虎为慕容恪所败，斩三万馀级，诸军皆溃，惟闵独全。穆帝永和元年，发诸州四十馀万人治未央、洛阳宫，造猎车千乘，置女官二十四等，取民女三万馀人充之。光禄大夫逯明切谏被杀，财帛山积，犹发前代陵墓，掠其金宝。沙门胡进言於虎曰：“胡运将终，晋当复兴，宜苦役晋人以厌之。”乃发近郡男女十六万人，车十万乘，筑华林苑，燃烛夜作，死者数万。得苍麟十六，白鹿七，以驾芝盖，命太子宣祈福於山川。宣乘大辂，建天子旌旗，戎卒十六万，出金明门。虎升凌云观望之，曰：“我家父子如此，自非天崩地陷，当复何愁！但抱子弄孙

为乐耳。”秦公韬有宠於虎，虎欲立以为太子，犹豫未决，宣谋杀韬。待虎临丧，因行大事。韬死，虎惊气绝，方苏欲出临，司空李农止之。事觉，虎囚宣，杀之邺北，穷极惨酷，火焚弃灰，杀其妻子九人。宣幼子才数岁，虎素爱之，抱之而泣，欲赦之，大臣不可。儿挽虎衣大叫，至於绝带。虎因发病。

永和五年称皇帝，大赦，而东宫谪戍不在赦例。梁犊因众作乱，攻拔下辨，掠民斧，施一丈长柯，攻战若神，所向崩溃。长驱至长安，众已十万，遂东趋洛阳。李农等统步骑十万讨之，大败。虎惧，以燕王斌同蒲洪、姚弋仲讨之。弋仲将精锐八千至邺，求见虎。虎病，未之见，引入赐食。弋仲怒曰：“主上召我来击贼，当面受方略，我岂为食来耶！且上不见我，我何以知其存亡。”虎力疾见之，弋仲让虎曰：“儿死愁耶，何为而病！儿幼时不择善人教，使至於为逆。既诛之，又何愁焉。且汝久病，所立儿幼，若不愈，天下必乱。当先忧此，勿忧贼。犊等困穷思归，相聚为盗，老羌为汝一举了之。”弋仲峭直，人无贵贱皆敬之，虎亦不之责，赐以铠马。弋仲曰：“汝看老羌能破贼否？”乃被铠跨马於庭中，策马南驰，不辞而去。遂与斌等击斩犊。

夏四月，虎卒，以彭城王遵、燕王斌、张豺等受遗，立太子世。豺等以太后令杀斌逐遵，而石闵等讨贼归，遇彭城王遵於路，说之长驱入京师，斩豺，废太子世，杀刘后而自立。遵许事成之后，舍其子而立闵为太子。至是立子衍，闵乃杀遵及衍，而立义阳王鉴，又杀胡羯二十万人，并杀鉴自立，国号魏，复姓冉氏。又杀赵王虎三十六孙，尽灭石氏。石祗据襄国称帝，冉闵围之。燕王俊与姚弋仲子襄救祗，大败，冉闵几获之，而祗竟为其将刘显所弑，石氏亡。永和八年，燕慕容恪击冉闵，杀之，尽取赵地。

玄羽逸史曰：石世龙贫贱羯胡，辱在厮养，当其殍丐负贩，羁旅京邑，顾瞻宫阙，凄然长啸，偿亦有刘、项纵观祖龙之志乎，何王夷甫骇耳而怵心也？九州之地，几有其八，岂曰偶然。顾其人恢廓倜傥，外屈身於祖生，内降心於右侯，而至於责王衍，数王浚，其言侃侃有烈丈夫之风，五胡中俱无此规模矣。一传而歼於虎，是胡运之当然，岂人谋哉！虎也穷凶极暴，天假手於冉氏子，至使羯种二十万人，同饱乌鸢。呜呼！惨矣。然当勒追越柩於苦县时，十万晋兵无一脱者，冉闵竟足以报之。古之建国者，深仁厚泽，累数十世，犹力守臣节，不得已而后取，盖杀一不辜而有天下，所不为，此三代所以长久也。司马氏手刃其主，夺之寡妇之怀，安得不生此凶残以鱼肉之耶！假令宁馨之计得行，杀一勒，生一勒，况徐光辈乃欲阴翦中山以安石氏，不亦愚乎？然而早

见预防，不失为人臣子之道矣。

### ○鲜卑慕容氏

慕容氏，鲜卑人也，世居辽西。自涉归进拜大单于，遵循中国雅俗，自云慕二仪之德，继三光之容，故以为氏。晋武帝太康十年，慕容廆来归，以为鲜卑都督。尝以士服谒东夷校尉何龛，龛严兵以见，廆改戎服，曰：“主人不以礼待客，客何为哉！”龛闻之，惭。廆娶段国女，生子皝、仁、昭。以其臣慕輿句掌府库，句勤恪廉静，心计默识，不案簿书。以慕輿河典刑狱，河明敏精审，狱讼清简，东夷诸国归之者甚众。少子翰言曰：“自古有为之君，莫不尊天子以从民望，成大业。今连津诸部，寇暴边塞，请数其罪而讨之，一举并吞，则忠著本朝，利归我国，霸王之基也。”廆笑曰：“孺子能及此乎！”遂以翰为前锋，尽并二部，以裴凝、杨耽为谋主，游邃、封羨、封抽、裴开为股肱，宋该、皇甫岏、岏弟真及封奕等典枢机。

怀愍北去，元帝在江左。廆与刘琨歃血同盟，翼戴晋室，遣长史王济诣建康劝进，以为龙骧将军、大单于、昌黎公。大兴二年，攻破高句丽段氏、宇文诸部，俘其众，取辽东，皆翰之功也。遣裴凝来献捷，帝欲留凝，凝曰：“臣少蒙国恩，出入省闼，若得复奉辇毂，诚为至幸。但旧京沦没，山陵穿毁，名臣宿将，莫能雪耻，独龙骧竭忠王室，故使臣万里归诚。今臣不反，必谓朝廷以其僻陋而弃之，孤其向义之心，令懈於讨贼。此臣之所甚惜也。”帝遣使同凝进廆车骑将军、平州牧、辽东公，立子皝为世子。廆作东观，使皝与诸生同受业。

咸和四年，廆卒，子皝嗣。九年，进镇东大将军。咸康二年，自称燕王，畏赵之强，仍称藩於虎。取段氏之地，遣刘翔来献捷，且求大将军、燕王章玺。朝议谓大将军不处边，异姓不封王。翔力辨，诸葛恢等难之。翔曰：“嫪毐犹知惜宗国之陨。今晋室阽危，君等位侔元凯，曾无忧国之心。慕容镇军枕戈待旦，志殄凶逆，而君更唱邪惑之言，四海所以未一，良由君辈耳！”皝更上表罪朝臣，乃许之。公卿餞翔於郊，翔举觞曰：“昔少康以一旅灭有穷，句践凭会稽而雪仇耻。蔓草犹宜早除，况寇敌乎。今石虎、李寿，志相吞噬，王师纵未能澄清北方，且当从事巴蜀。一旦石虎先入，东南可寒心矣。”众服其论。

翰为皝所忌，奔段氏，闻皝悔寤，复归燕，皝竟杀之。永和元年，有二龙见於燕，宛转游戏，名所见之山曰和龙城，始不用晋年号。四年，皝卒，世子■〈彳隹〉立，以慕容恪为辅国将军，图赵。七年，恪取赵中山，号令严明，秋毫不犯。八年四月，与魏主冉闵遇於魏昌之廉台，闵兵三十万，自乘千里马，左操双刃矛，右执钩戟，以击燕军。燕人夹击，大破之。闵冲中军，阵厚不动，溃围，走马忽毙，为燕兵所执，送龙城，斩之。遂取邺。十月，■〈彳隹〉称皇帝。恪荐慕容垂有命世之才，■〈彳隹〉命之守常山，而以恪为大司马、录尚书事，封太原王评上庸王，霸吴王。霸即垂也，皝之少子，皝奇其才而名曰霸，期以霸王之业，意将立之，群臣谏而止。遂为■〈彳隹〉所恶，以其尝坠马折齿，更名曰，寻以应讖文，又名曰垂。十一年，恪攻段氏，定齐地。升平四年，■〈彳隹〉寝疾，谓恪曰：“今二方未平，景茂冲幼，社稷属汝，何如？”恪曰：“太子虽幼，胜残致治之主也，臣安敢干正统。”■〈彳隹〉怒曰：“兄弟之间，岂虚饰耶！”恪曰：“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重，岂不能辅少主乎！”■〈彳隹〉喜曰：“汝能为周公，吾复何忧！”以阳骛慕舆根及恪辅政，乃卒。太子暉立，年十一。根忌恪，谋乱，恪诛之。

时主少国疑，诛夷狼籍，内外惶惧，恪举止自若，镇之以静，虚心待士，量才授任，人情大安。

朝廷闻■〈彳隹〉卒，谓中原可图，桓温曰：“慕容恪尚在，忧方大耳。”哀帝兴宁三年，恪与垂取洛阳，沈劲死之，略地至崤、澠，关中大震。秦主坚亦自将屯陕，以备不虞。恪谓僚属曰：“吾前入广固不能济辟闾蔚，今定洛阳，使沈劲为戮，虽皆非本情，实有愧於四海。”太和元年，恪有疾，燕主问以后事，恪曰：“吴王垂文武兼资，管萧之亚，若任以政，国家可安。”言终而卒。

秦王闻恪死，阴欲图燕，密遣郭辨从匈奴使者入邺。辨微以语舐皇甫真，真正色斥之。辨归，言燕政无纲，惟皇甫真不可欺，丞相评以下如发蒙耳。坚曰：“六州之众，岂得无一智士。”太和二年，大司马温伐燕，郗超请举众直趋邺都为上策，次则顿兵河济，控引漕运。温不从，引至枋头，燕人大惧，谋奔和龙。吴王垂曰：“臣请击之。若其不胜，走未晚也。”乃帅众五万，以申胤、封孚从，且请救於秦王坚。时温声势亦大，秦君臣皆不欲救。王猛独劝之行，曰：“温才非慕容评可敌，若克燕之后，观兵崤、澠，陛下大事去矣。不如退温，温退而燕亦敝，我乃乘其敝而取之，不亦善乎。”温闻秦救至

，又粮储罄竭，遂焚舟从陆道奔还，行七百里，无水。燕将争欲追之，垂戒宜缓，第以八千骑蹶其后。数日，垂曰：“可击矣。”急追之及於襄邑，慕容德先以劲卒伏涧中，与垂夹击，大破之，斩首三万级。秦将苟池又邀击於谯，复大破之。

太傅评愈忌垂威名，太后亦恶垂，日夜与评谋诛垂父子。太宰恪之子楷，以告垂先事诛评等。垂曰：“骨肉相残而首乱於国，吾不忍为也，宁避之於外耳。”遂与子令宝农隆及楷等奔秦。秦王坚方惮垂，不敢图燕，闻其来，大喜。郊迎，执手曰：“天生贤杰，必相与其成大功。要当与君平定天下，告成岱宗，然后还卿本乡，世封於燕，不亦美乎！”王猛曰：“垂父子如龙虎，非可驯之物。若借以风云，将不可复制，不如早除之。”坚曰：“吾方收揽英雄，以清四海，且业已推诚待之矣。匹夫犹不食言，况万乘乎！”以为冠军将军。初，燕求救於秦，许割虎牢以西。晋兵既退，燕人曰：行人失辞，有国者分灾救患，理之常也。秦王怒，遣丞相猛率诸将伐燕，取洛阳，攻壶关。燕太傅评将精兵三十万，惮猛不敢进。猛克壶关，所过郡邑降附，燕大震。申胤叹曰：“邺必亡矣。然福德在燕，燕复建，不过一纪耳。”太和五年九月，猛入晋阳。十月，长驱围邺，号令严明，燕民按堵，更相谓曰：“不图今日复见太原王。”猛闻之，叹曰：“慕容玄恭可谓古之遗爱矣。”设太牢以祭之。十一月，入邺，执燕主暉及其百官、鲜卑四万馀户於长安，得郡百五十七，户二百四十六万。燕大史黄泓曰：“燕必中兴，其在吴王乎，恨吾老不及见耳。”慕容凤年十一，父桓死难，权翼奇其才，谓之曰：“儿方以才望自显，勿效尔父，不识天命。”凤厉色曰：“先王欲建忠而不遂，此人臣之节。君侯之言，岂奖劝将来之义乎。”翼改容谢之，而私言於坚曰：“凤慷慨有才气，然狼子野心，终不为人用也。”

晋孝武帝太和八年，秦王坚大举寇晋，八十万众俱为谢玄等所破，惟冠军垂所将三万人独全。坚以千馀骑赴之，垂世子宝劝取坚，垂曰：“彼以赤心投我，若之何害之？天苟弃秦，何患不亡。吾将以义取天下，岂负宿心也。”慕容农曰：“尊不迫人於险，义声足以动天地矣。”垂从坚至澠池，言曰：“北都闻王师不利，轻相煽动，臣请奉诏怀辑之。”坚遣之行，权翼曰：“养垂如养鹰，每闻风飏之起，常有凌霄之志。正宜谨其条笼，岂可解纵所欲哉。”坚不能用，翼曰：“臣见其往而不返，关中之变，从此始矣。”翼乃密遣壮士邀之河桥，垂竟警策，而逸至安阳，修好於长乐公丕。丕不得已，迎之入城。会丁零翟斌叛，坚驿书遣垂讨之。石越言於丕曰：“垂有恢复之志，不可复假以

兵。”丕曰：“吾常患在肘腋，今远之於外，不犹愈乎。”乃以羸兵给之，令苻飞龙将千人为副，以谋垂。垂行，募兵旬日，得八千人，夜袭飞龙，尽杀氏兵，而凤亦帅众击斩秦将毛当，垂济河，有众三万。农亦起兵来会。

太元八年正月，垂称燕王，大破秦兵，斩石越。越与当皆骁将，相继败没，秦人骚动。立子宝为太子，封拜王公百余人。二月图邺，拔其外郭，丕退保中城，垂筑长围守之，关东郡县多附。三月，慕容泓起兵华阴，慕容冲起兵平阳。泓逼长安，众十餘万，遣使谓坚曰：“吴王已定关东，可速备大驾，奉家兄皇帝还邺。”坚召暉责之，暉密遣使谓泓曰：“吾笼中之物，又燕室罪人，不足复顾。汝勉建大业，听吾死问，即便称尊。”六月，燕将杀泓，以冲为大弟，遂大破秦兵，慕容麟亦拔常山，冲进据阿房。八月，垂解邺围，曰：“吾开长乐西归之路，以谢秦王畴昔之恩。”

十年，冲称帝於阿房，号西燕，颇有自得之志，赏罚任情。时垂子柔与孙盛皆在冲所，盛私谓柔曰：“十人之长，亦须才过九人。中山王岂能济乎！”五月，攻长安，坚出奔，西燕主入长安。

初，垂以乐浪王温屯中山，归附者相继，争送军粮，府库充溢，以其暇营治宫阙。又以高阳王农为幽州牧，守龙城。农招怀流散，法令宽简，流民日至。垂遂定都中山，曰：“乐浪王，吾之萧何也。”十一年正月，垂称皇帝。西燕主冲大失人和，图人弑之，而立其将段随。寻又杀随而立泓之子忠，复弑忠而立河东王永。凡一岁而四易主。永乃称帝於长子，建国几二十年。燕主垂已老，范阳王德曰：“永，国之枝叶，僭举位号，宜先除之以一民心。”垂曰：“司徒意与吾同，吾虽老，叩囊底智，足以取之，终不留此贼与子孙也。”遂发中山，出壶关，大破永兵，就围其城，执以归，斩之。时晋太元十八年也。是年，又遣子宝伐魏，为魏主圭所败。垂自将袭魏平城，克之，得疾而还，卒於上谷，宝立。

先是，段后言於垂曰：“太子非济世之才，辽西、高阳，陛下贤子，宜择一人。赵王奸诈，必为国患，宜早图之。”垂曰：“汝欲以我为晋献公乎？”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阳王德妃曰：“太子不才，吾为社稷计，言之。主上以我为骀姬，何其苦哉！太子必丧社稷，范阳王有非常器度，若燕祚未尽，其在王乎？”宝、麟闻之而憾，至是共谋弑皇后。

无何，魏主圭取并州，拔常山，燕主子会与赵王麟相继皆伏诛。燕主屡出奔，魏克中山。燕主为其臣兰汗诱弑。子盛又谋杀汗而自立，久之乃为段玘所弑。太后丁氏，素与盛叔河间公熙通，熙乃得立。熙荒淫无度，卒为养子高云所弑，而云又为冯跋所杀。跋亦自立，燕统绝。而魏兵入中山之时，范阳王德已从滑台称南燕矣。

南燕主更名备。德复失滑台，取广固，以定都。传子超。时汝水再竭，河冻皆合，超惧，问於李宣，宣曰：“澠水无冰，由逼京城，近日月也。”未几，太尉裕抗表伐之，以王镇恶为参军，猛之孙也。五月，至下邳，抵琅琊，舍輜重而进。诸将咸请不宜深入，恐燕人坚壁清野。裕曰：“吾虑之熟矣，鲜卑不知远计，不过进据临朐，退守广固，敢为诸君保之。”超果尽排群议，欲纵裕入峴，以精骑蹂之。裕过大峴，燕兵不出，举手指天，喜形於色，曰：“虜入吾掌中矣。”燕兵悉屯临朐，裕大破之，超单骑走，斩大将十余人，克广固。超保小城，乞师於秦。秦遣使谓裕曰：“今以铁骑十万，屯洛阳，晋不还，当长驱矣。”裕曰：“语汝姚兴，我欲克燕之后，息兵三年，取关洛。今若自送，便可速来。”秦人不敢救，遂执超，数以不降之罪。超神色自若，惟以母托刘敬宣。敬宣初以桓玄之乱，奔南燕，超厚礼之，故也。裕杀王公以下三千人，戮超於建康市，燕慕容氏亡。

玄羽逸史曰：慕容自龙骧以来，世豪东夏，其子孙俱英朗雄杰，发在童孺，天之所兴，其谁废之！太原德业迈於狐赵，吴王才器不下管萧。昔舜生诸冯，东夷之人可以其鲜卑而少之？偿恪而不死，更得明主事之，与吴王垂左提右挈，驱驾才俊，混一之业，指顾而定矣！乃吴王力足以讨评，而不为首乱；时足以取坚，而还其旧兵；威足以困丕，而开以生路，尤人所难者。至於八十之龄，取西燕如拾芥，挫魏兵如发蒙，真太原所谓命世之才也。后来亡国之主，犹自翹然，身在鼎俎，神色不变。盖先世大有功德，故子孙蹶而复奋，不若诸胡之一败涂地。予於和龙之君，独有取尔者以此。太尉裕平燕之日，欲坑广固，得韩范谏而止。呜呼！燕何罪哉！前燕开基，取之刘石。后燕恢复，夺之苻秦。燕何罪哉！而戮之若斯之惨也。太尉此举，不惟远愧三代吊伐之师，且近有怍於玄恭景略矣。惜哉！

### ○鲜卑段氏（附）

初，晋武帝太康十年，以慕容廆为鲜卑都督，鲜卑诸国惟段氏最强，廆娶

段国女，生子皝及仁、昭。惠帝时，幽州都督王浚以天下方乱，欲结援夷狄，乃以女妻段务勿尘及宇文部，且表封勿尘为辽西公。务勿尘之子疾陆眷并匹磾、文鸯、侄末杯，俱勇悍，后背浚附石勒，勒袭王浚，诸段不救，竟陷幽州，杀浚，即以浚尚书刘翰行幽州事。翰雅不欲从勒，勒还，遂归匹磾，匹磾进据蓟城。时乐陵太守邵续降勒，匹磾以书邀续同归江东，续子义在勒所，续不顾而从之。勒围续，匹磾来救，勒引去。并州刺史刘琨志图兴复，与匹磾歃血同盟，翼戴晋室。会疾陆眷死，匹磾兴末杯相图，琨世子群为末杯所得，以群书召琨同袭匹磾，为匹磾逻骑所获。初亦无杀琨意，得潜者言而缢之，自是夷、晋多不附匹磾矣。石勒、石虎急攻之，与弟文鸯并为所执。虎先与为兄弟，欲全之。匹磾著朝服，执晋节，与文鸯、邵续俱不屈而死。末杯尽有其众，数年卒，子牙立，疾陆眷之孙辽杀而代之。慕容翰奔辽，辽爱重其才，使与弟兰攻燕柳城，大破燕兵。翰恐遂亡其国，固止勿追。咸康四年，燕主皝合兵於赵，攻段兰。兰以柳城之役，不用慕容翰之策，大败，亡渔阳、上谷、代郡等四十馀城。翰奔宇文氏，辽遂为慕容恪所执。建元二年，燕灭宇文氏，翰归，为皝所杀，段兰死於令支。段龕代领其众，因石氏之乱，奄有齐地，遣使降晋，以为镇北将军，封齐公。致书於燕主皝（ㄟ隼），非其称帝。燕遣慕容恪击之。永和十二年，恪大破段龕，兵围广固，燕诸将请攻城，恪曰：“龕兵尚众，未有离心。我若尽锐攻之，杀吾士卒必多矣。自有事中原，兵不暂息，吾每念之，夜而忘寐。奈何轻用其死乎！要在取之，不必求功之速也。”军中闻之，人人感泣。龕城中人相食，而缚出降，恪悉取齐地，段氏亡。

玄羽逸史曰：辽东西有慕容氏、段氏、宇文氏，其初段氏甚强，慕容得其婚以为幸，故皝之母、垂之先后夫人、德之妃，皆段氏也。以强见忌，卒翦其宗。人中之雄，类不相容，自古而然，无足怪者。匹磾、文鸯，皆有贤行，刘越石之死，非得已也。君子可以原其心，著朝服、持晋节，不屈而被杀，则志洁而行芳矣。段龕不让燕主皝（ㄟ隼）而以书数其称帝，有匹磾之风，虽亡国破家，固无愧於天下后世也。晋氏诸胡，吾於段国多取之，意在此哉！

## ○氏苻氏

苻氏，氏也，西南夷种，居略阳。先姓蒲，以其家池中蒲长五丈，五节如竹，远近咸称蒲家，因以氏焉。有洪者，以讖得名，骁勇多权略，汉主渊拜平远将军，不受，自称秦州刺史，略阳公。成帝咸和四年，赵石虎取秦陇，尽徙其大族於襄国。洪与姚弋仲同降，虎以为监六夷军事，又进龙骧将军，居枋头

。赵主信谗，恶尚书朱轨，会久雨，中黄门谮轨道路不修，虎囚之。蒲洪谏曰：“陛下德政不修，天降淫雨，七旬不止，霁方二日，虽有鬼兵百万，亦未能去道路之泥潦，而况人乎？愿罢苑囿，出宫女，赦朱轨，以副众望。”虎虽不悦，亦不之罪，为之罢诸役，而竟杀轨。

虎死，石闵言於赵主遵曰：“蒲洪，人杰也，今镇关中，恐秦雍之地非复国家之有。”遂罢洪。洪怒，归枋头，遣使降晋。穆帝元和六年，自称三秦王，以讖文有“草付者王”，而其孙坚背有“草付”字，改姓苻氏。以雷弱儿、梁楞、鱼遵、段陵为将相，获赵将麻秋以为军师将军，既而为秋所鸩，世子健收秋斩之，遣使来请命。时长安为杜洪所据，健遣鱼遵为前锋，弟雄等帅兵长驱而进。洪走司竹，於是秦雍夷夏皆赴之，遂自称秦天王，分遣使者，问民疾苦，搜罗俊异，凡赵之苛政不便於民者，皆除之。永和七年，称皇帝。十年二月，大司马温帅师伐秦，自统步骑四万，发江陵，命司马勋出子午谷。健遣太子苌帅众五万，拒温於蓝田。秦兵大败，温进至灊上，三辅郡县皆来降，争持牛酒迎劳，男女夹路观之，耆老有垂涕者，曰：“不图今日复睹官军。”

初，北海王猛少好学，倜傥有大志，不屑细务，人皆轻之。猛悠然自得，隐居华阴。至是，披褐来谒，扞虱而谈当世之务，旁若无人。温异之，问曰：“吾奉天子之命，将锐兵十万，为百姓除残贼，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，何也？”猛曰：“公不远数千里，深入敌境，今长安咫尺，而不度灊水，百姓未知公心，所以不至。”温默然徐曰：“江东无卿比也。”署军谋祭酒。温竟以战不利，且粮运不继，乃还。猛辞不就。健弟雄谦恭泛爱，遵奉法度，甚有时望，永和十年，卒。健痛惜之。雄子坚背有“草付”，名应讖文，性至孝，幼有志度，博学多能，交结英豪，吕婆楼、疆汪、梁平老皆与之善，嗣东海王。十一年，以太师鱼遵、丞相雷弱儿、太傅毛贵等辅太子生，健卒。初，太子苌拒温，中流矢死，弟生幼，无一目，性粗暴，其祖洪尝戏之曰：“瞎儿一泪，信乎？”生怒，引佩刀自刺出血，曰：“此亦一泪也。”洪大惊，鞭之。生曰：“性耐刀槊，不堪鞭捶。”洪谓健曰：“此儿狂悖，宜早除之，不然，必破家。”及长，力举千钧，手格猛兽，走及奔马，击刺骑射，冠绝一时。且讖文有三羊五眼，乃立之。有星孛大角，荧惑入东井，生杀皇后及太傅毛贵、尚书令梁楞、仆射梁安，以应天变。十二月，又杀丞相雷弱儿及其九子二十七孙。於是诸氏离心。次年，杀司空王堕，亦云答天变。时长安大风，伐屋拔木，疆太后以忧卒。太白入东井，有司奏当有暴兵起京师，生曰：“太白入井，自为渴耳，何足怪乎！”升平元年，生梦大鱼食蒲。又长安谣曰：“东海大鱼化为

龙，男皆为王女为公。”生乃诛太师鱼遵及其子孙。自以眇目，讳言残缺单只之类，犯者必死。常剥人面皮，使之歌舞以为乐。群臣得保一日，如度一年。

东海王坚素有时誉，与故姚襄参军薛讚、权翼善。翼等密说宜早为之计，勿使他姓得之。坚问吕婆楼，楼曰：“仆刀环上人耳，不足以办大事。仆里舍有王猛者，其人谋略不世出，宜请而咨之。”坚见猛，如旧识，自谓玄德之遇孔明。会告天变者众，生对待婢言：“阿法兄弟亦何可信，明当除之。”婢以告坚及坚兄清河王法，法、坚夜以兵入斩生。坚以让法，法不可，坚乃去帝号，称天王，诛其幸三十余人。大赦，改元，立子宏为太子，法为丞相，弟融为阳平公，丕为长乐公，李威为仆射，吕婆楼为司隶，王猛、薛讚为中书侍郎，权翼为黄门侍郎，与猛共掌机密。融好学，明敏过人，耳闻则诵，过目不忘，力敌百夫，骑射冠绝。丕亦有文武才干。威在生时，营护坚，且荐王猛可任国事，坚比之鲍叔牙。

十一月，赐东海王法死，而封其子阳与敷，以王猛为尚书左丞。猛举异才，修废职，课农桑，恤困穷，礼百神，立学校，旌节义，继绝世，秦民大悦。坚讨冀州牧张平，平养子蚝多力矫捷，能曳牛却走，超越高城。坚令邓羌生擒之，以为虎贲中郎将，置左右，与羌俱号万人敌。秦大旱，坚减膳彻乐，后妃去罗纨，开山泽之利，息兵养民，旱不为灾。特进樊世疾王猛，坚斩之，群臣惕息，遂以猛领京兆尹。疆太后弟德，酗酒豪横，患苦京邑。猛下车，即收德，奏未及报，已陈尸於市，朝廷震栗，奸滑屏气，路不拾遗。坚曰：“吾乃今知天下之有法也。”又以兼司隶校尉，时年三十六。一岁五迁，权倾内外，有毁者辄罪之，於是群臣不敢复言。匈奴、鲜卑、没奕干等，皆降。秦王亲临太学，考第诸生经义，与博士论议，月一至焉。

帝奕太和三年，大司马温伐燕，至枋头，燕人求救於秦，许割虎牢以西。群臣皆曰：“昔桓温伐我，燕不救，今温伐燕，我何救乎！”王猛曰：“燕虽强大，慕容评非温敌也。若温举山东，进屯洛邑，收幽冀之兵，引并豫之粟，观兵崤澠，则陛下大事去矣。不如与燕合兵退温，温退，燕亦病矣，然后我乘其敝而取之，不亦善乎！”遂救燕，温败归，而燕人割地不至，秦乃谋燕，然惮吴王垂威名，不敢发。会垂被谗，与其子令、宝、隆、农及太原王之子楷奔秦，坚大喜，郊迎，以为冠军将军，又爱令、楷之才，皆厚遇之。王猛劝除垂父子，不从。

四年，坚遣王猛等伐燕，十二月，取洛阳。初，慕容令为王猛署乡导、在行间，而猛临行，私诣垂饮酒，从容言曰：“远别将军，何以赠我，使睹物思人。”垂解佩刀。猛至洛阳，赂垂所亲，诈为垂使者谓令曰：“吾父子来此以逃死也，今王猛疾人如仇，秦王亦难终信，闻东朝悔悟，吾将东还，汝可速发。”令迟疑终日，竟奔燕军。猛表令叛状，垂惧走，为追骑所获，坚待之如初，且慰之曰：“卿委身投朕，贤子心不忘本，各遂所志，汝何惧为。”

太和五年，王猛克壶关，太傅评将三十万众不敢进，郡县皆望风降附，燕人大震。九月，攻晋阳，张蚝引壮士数百潜入城，大呼斩关，秦兵入。邓羌部将徐成违令，猛将斩之，羌为之请，弗许。羌怒，严鼓欲以攻猛，猛赦之。羌诣猛谢，猛曰：“吾试将军耳，郡将尚尔，况国家乎！”猛誓众曰：“王景略受国厚恩，任兼内外，今与诸君深入贼地，当竭力致死，有进无退，共立大功，受爵明君之朝，称觞父母之室，不亦美乎！”众皆踊跃，破釜竞进。猛望燕兵之众，谓邓羌曰：“今日非将军不能克此敌，将军勉之。”羌曰：“若能以司隶见与者，公勿以为忧。”猛曰：“此非吾所及也，必以安定太守万户侯相处。”羌不悦，寝帐中，兵交不出。猛驰许之，羌乃大饮，与张蚝、徐成等跨马运矛，驰赴燕阵，出入数四，旁若无人。燕兵大靡，俘斩五万馀人。乘胜追击，又降十万众。评单骑走还邺，秦兵长驱围之，号令严明，秋毫无犯。秦王坚亦留李威辅太子，自帅精锐十万，七日而至安阳，宴祖父时故老。燕主暉奔龙城，坚入邺，郭庆追及於高阳，执以诣坚，封新兴侯，以猛为冀州牧、都督关东六州军事，镇邺。猛遣使循行，观省风俗，劝课农桑，赈恤穷困，收葬死亡，旌显节行。燕政有不便於民者，皆除之。燕人大悦。凉州张天锡亦来称藩，东夷、西域朝贡者六十馀国。加猛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猛刚明清肃，善恶著白，放黜尸素，显拔幽滞，官必当才，刑必当罪，秦国大治。坚敕子宏及丕等曰：“汝事王公，如事我也。”初，灭燕时，申胤、黄泓皆言福德在燕，燕当复兴。及孝武宁康元年，彗出，箕尾长十馀丈，经太微，扫东井，历夏至冬犹不灭。太史令张孟言曰：“东井，秦分也；尾箕，燕分也。今彗起，尾箕而扫东井，十年之后，燕当灭秦，二十年后，代当灭燕。今鲜卑布列朝廷，臣窃忧之。”又有人入明光殿大呼曰：“甲申乙酉，鱼羊食人，悲哉，无复遗。”捕之不见，坚皆不以为意。宦官赵整博物洽闻，善为讽谏，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坚，坚与同辇游於后庭。整歌曰：“不见雀来入驾室，惟见浮云蔽白日。”坚改容谢之，命夫人下辇。

宁康四年，丞相猛卒，临终劝勿图晋，请渐除鲜卑、西羌。太元五年，坚

迁诸氏於外郡，氏别，其父兄皆恸哭，赵整侍宴，援琴歌曰：“阿得脂，阿得脂，博劳旧父是仇绥，尾长翼短不能飞，远徙种人留鲜卑，一日缓急当语谁。”坚笑而不纳。

七年，遣将军吕光击西域。十月，会群臣於太极殿，谋伐晋。权翼曰：“谢安、桓冲，皆江表伟人，君臣辑睦，未可图也。”石越曰：“福德在吴，且彼有长江之险。”坚曰：“天道难知，计吾士卒九十七万，投鞭於江，可断其流，长江安足恃乎！且吾已内断於心耳。”阳平公曰：“伐晋有三难：天道不顺，一也；晋国无隙，二也；我数战兵疲，三也。又鲜卑、诸羌，皆在京畿，恐变生肘腋。昔王景略一时英杰，陛下不记临终之言乎？”言且泣下，亦不听。太子宏及幼子诜、所幸张夫人皆諫，坚曰：“天下大事，非妇人孺子所知。”坚素性重沙门道安，安諫，亦不听。独慕容垂、姚萇劝行。遂决意大举，预以晋帝为尚书左仆射，谢安为吏部尚书，桓冲为侍中，先为起第。以张蚝、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，姚萇为龙骧将军，督梁、益诸军，谓之曰：“昔朕以龙骧建业，此官未尝授人，卿其勉之。”窦冲曰：“天子无戏言。”坚默然。

太元八年七月，发长安，坚自将戎卒六十馀万，骑二十七万，九月至项城。东西万里，水陆齐进。阳平等前锋三十万至颍口，诏以谢石、谢玄、刘牢之督众八万拒之。慕容绍言於垂曰：“主上骄矜已甚，叔父建中兴之业，在此行也。”十一月，阳平公克寿阳，梁成等屯洛涧，坚留十军后进，帅轻骑八千，兼道就融。遣朱序说石等降，序私言於玄曰：“秦众至诚，难与敌，今乘其未至，速击之可遂破也。”玄遣刘牢之帅精兵五千趋洛涧，梁成阻涧为阵以待之。牢之直前，渡水击成军而斩成，分兵断其归津，秦步骑奔溃，赴淮水死者万五千人。於是石等水陆继进，坚与融登寿阳城，望见晋兵布阵严整，又望八公山草木皆以为晋兵，始有惧色。秦兵逼淝水，玄遣谓之曰：“君悬军深入而置阵逼水，此乃持久之计，非欲速战者也。若移阵小却，得渡以决胜负，不亦善乎！”坚欲使半渡以铁骑蹂之，遂麾兵使却。朱序自陈后呼：“秦兵败矣！”遂退不能止。阳平公策马帅退者，马倒，晋人斩之，秦兵遂溃。玄等乘胜追击，自相枕藉而死者，蔽野塞川，走者昼夜不息，闻风声鹤唳，皆以为晋兵，且至死者什之七八。坚中流矢，单骑走，以千馀骑赴垂军。

是役也，乞伏国仁叛据陇右，丁零翟斌叛攻洛阳，慕容垂叛，收兵与丁零合，绍、农、隆、楷、凤等兵俱起应垂，斩秦将毛当，又斩石越，据关东，自

称燕王，围长乐公丕於邺。慕容泓起兵华阴，慕容冲起兵平阳，姚萇起兵北地。泓进逼长安，慕容麟拔常山、中山，冲据阿房，称帝。晋谢玄取河南。冲攻长安，秦王坚奔五将山，冲入长安，姚萇执坚以归，弑之。太子宏、中山公诜、张夫人皆死。吕光归自西域，据凉州。长乐公丕称帝，竟为冯该所弑，秦苻氏亡。抱罕诸氏立秦疏属苻登为南安王，夷夏归之者数万户，乃破姚萇。闻丕卒，发哀称帝於南安，立世祖神主於军中，所为必启而后行，与姚萇相持数年，败奔平凉，亦竟为姚兴所杀。

玄羽逸史曰：蒲洪以瑞得姓，以讖得名，复以讖改姓，而健遂以讖立子。三羊五眼，几亡其国。东海大鱼，祸及遵族。幸背列草付，天启龙骧，九州之地，遂有其八。海峽献琛，越裳重译，黎庶乐业，髦俊登庸，礼备乐和，辟雍弘化，开辟以来，胡运之盛，未有若斯者也。是何成功之速哉？有王景略为之辅耳。景略之才，不下管葛，而坚举国听之，间者必死，虽名君臣，实肝胆肺腑，故景略得以尽其材。而坚亦勤政爱民，仁恕恭俭。景略死而坚渐骄，伐晋之举，急於混一，说者咸谓鲜卑西羌未之早除。不知景略若在，萇等几上之肉，何能为哉！故景略之存亡则苻氏之兴衰也。彗扫东井，天意谴告，鱼羊食人，神语谆谆。若有所以仁爱之者，益坚生平未有过举，皇穹或不欲遽弃之乎。然五将出奔，自取夷灭，以讖兴而亦以讖亡，有求之而莫得其故者。至其先，蒲长五丈，五节如竹。世岂有五丈之蒲？彼五节者，偿非洪、健、生、坚、丕，五传而遂亡哉！亦神矣。

## ●卷下

### ○索虏拓跋氏

拓跋氏，鲜卑别种，名索头。惠帝元康间，分为三部，一居上谷，一居代郡，一居定襄。居代郡者猗庐，并州刺史刘琨表封代公，徙楼烦、马邑等地，最强盛，尽并诸部。怀帝永嘉二年，将兵二十万击刘曜，曜中七创，伏尸数百里，因大猎寿阳山，陈阅皮肉，山为之赤。刘琨步入营门拜谢。代公乃称王，当欲立少子比延，为长子六修所弑。子普根灭六修自立，寻卒。子郁律立。郁律西取乌孙，东兼勿吉，雄於北方，为贺傉所弑。郁律子什翼犍在襁褓，其母王氏匿裤中，祝曰：“天苟存儿，则勿啼。”儿果不啼，得免。贺傉卒，纥罗立，寻出奔，郁律之子翳槐立。翳槐卒，弟什翼犍质於赵，国人欲立其弟孤。孤自诣邺迎犍，而愿以身代质。赵王虎义之，并遣归。犍立，雄勇有智略

，能修猗庐之政，以代人燕凤为长史，许谦为郎中令，政事清简，百姓安之。世子寔卒，寔妻，贺野干之女也，有遗腹子，犍名之曰涉珪，奔南部刘库仁。库仁子显欲杀之，珪奔贺兰部，依其舅贺讷。讷弟染干忌其得众心，发兵围之，珪母谓之曰：“汝欲於何置我，而杀吾子乎！”染干惭而去。

太元元年，诸部大人共请於贺讷，以归即代王位。时犍久卒，代国无主故也。珪改国号魏，以长孙嵩、叔孙普洛、张袞、许谦、长孙道生等分掌国事。初臣於燕，后见燕主垂老，太子暗弱，遂与燕绝。大破柔然，徙其部众於云中。又破刘卫辰，辰走死，诸部悉降，获马三十馀万，牛羊四百馀万。

晋太和二十年，燕伐魏，珪进军临河，与燕太子宝相拒。时垂已有疾，珪使人邀其使者，尽执之，宝等不闻起居。珪使所执使临河告曰：“若父已死，胡不早归。”宝等忧恐，士卒惊扰，珪已使略阳公遵将七万骑塞其南路。十月，燕人烧船夜遁，时河冰未合，故宝不设斥候。忽暴风，冰结，珪得济河，急追至参合陂。有黑气如堤，覆燕军。沙门支昙猛曰：“魏军将至之兆。”司徒德请为备，乃遣赵王麟帅骑备非常，麟亦不以为意。旦日，忽见魏军登山下临燕营，宝等大骇。珪纵击之，略阳公遵还兵，击其前，共擒杀五六万人，宝等单骑免。垂力疾，自将袭魏，克平城，过参合陂，见积尸如山，军士哭震山谷，大惭忿，呕血，由是发疾，至上谷，卒。

秋八月，魏主击燕，步骑四十万南出马邑，别遣将袭幽州。九月，取并州。初建行台省，置刺史、太守、尚书郎以下官，悉用儒生为之。拔常山，获崔宏，以为黄门侍郎，与张袞对掌机要。获屈遵，命掌文诰。

安帝隆安元年三月，魏主围中山，宝出奔，魏主进攻。是日，往亡，太史龟崇以为言，魏主曰：“纣以甲子亡，武王不以甲子兴乎！”遂克中山，置行台，得王永之子寃，喜曰：“王景略之孙也。”宠任之。又置行台於邺，迁都平城，遣使循行郡国，正封域，标道里，平权衡，审度量，立官制，协音律。仪曹郎董谧制礼仪，三省郎王福定律令，太史令龟崇考天象，以尚书崔宏为总裁，尊远祖皆为皇帝，自谓轩辕之后，以土德王。分尚书为三十六曹，外署三百六十曹，令八部大人分主之，而以崔宏通署三十六曹事。珪问博士李先曰：“何物可以益人神智？”对曰：“莫若书籍。”遂大索遗书，送平城。晋安帝义熙五年，为子清河王绍所弑。绍母，贺太后之妹也，有殊色，魏主欲纳之。太后曰：“过美必有不善。”竟纳之而生绍，凶狠无赖。时魏主饵方士丹

，火发左右，莫保朝夕。贺氏失宠，子绍遂行大逆。太子嗣诛绍，即位。珪雄勇严明，威行绝域，好贤纳谏，稽古右文，但残忍多杀，故及於祸。谥宣武，庙号太祖。嗣以长孙嵩、安同、奚斤、崔宏等八人共听政，时人谓之八公。常有事於东庙，外夷助祭者数百国。宋高祖武皇帝刘裕受晋禅，改元永初，定魏元明帝嗣之太常五年，史家分为南北朝，各纪元矣。

北朝魏太常七年，元明帝饵寒食散，药发，又灾异屡见，崔浩请早建东宫，选贤公卿以为师傅，左右信臣以为宾友，入总万机，出抚戎政。遂立子焘为太子，使坐正殿，以长孙嵩、安同、奚斤为左辅，坐东厢，西面；以崔浩、穆观、丘堆为右弼，坐西厢，东面。百官总己以听。

太常八年，元明帝殂，庙号太宗。太子焘即位，以罗结为侍中，总三十六曹事。时结已一百七岁，精爽不衰，性忠恇，使兼长秋卿，典后宫。年一百一十乃听归政，有大事，遣骑访之，又十年乃卒。光禄大夫崔浩研精经术，练习制度，常自谓才比张良，而稽古过之，貌纤妍洁，白如美妇人，独不喜佛法，颇修养性之术，荐嵩山道士寇谦之於魏主。

神■〈鹿上加下〉元年，魏伐夏，取长安，执其主赫连昌以归。赫连定走平凉，称帝，又追灭之。二年，伐柔然，群臣多不欲，太史张渊等言：“岁星袭月，太白在西方，不可举兵。”崔浩曰：“月食宜修刑，且月行掩昴，法曰天子当大破旄头之国。柔然、高车，正旄头也。”公卿又虑南人伺隙，浩力辨南寇必不敢动，柔然可一举而灭。往复百言，魏主大悦。寇谦之私问浩曰：“蠕蠕果可克乎？”浩曰：“必克，但恐诸将顾虑不能深入，使不全举耳。”

秋七月，魏主至漠南，舍辎重，帅轻骑袭击之。纥升不设备，遂西走，部落四散。命分车搜讨，东西五千里，南北三千里，俘斩其众，高车诸部前后二十馀万落，皆降获，戎马百馀万匹，畜产无算。循弱水至琢邪山而还。后闻柔然骇散，无复统理，以追兵不至，乃西遁。若前行二日，则尽灭之矣。魏主始思浩言，以浩为抚军大将军，常幸其家，问以灾异，仓卒进蔬食必为之立。尝每指示高车渠帅曰：“此人纤懦弱，不能弯弓持矛，然胸中所怀，乃过於甲兵。朕前后有功，皆此人教也。”

四年，立子晃为太子。太延五年，以索敞为中书博士，教贵游子弟。敞严

而善诱，成立者众。又命常爽置馆於温水之右，教授七百余人，弟子事之如严君，由是儒风大振。命崔浩监秘书事，综理史职，以侍郎高允、张炜参典著作。

初，魏主过长安佛寺，沙门饮从官酒，魏主命搜之，大获酿具及窟室妇女。浩因劝尽诛境内沙门，焚毁佛像，塔庙无复孑遗。浩自恃才略，专制朝权，高允曰：“崔君其不免乎。”魏主始命浩撰国史时，曰务从实录，著作令史闵湛、郗标佞谄於浩，请以所撰国记刻石，以彰直笔。允曰：“湛、标所营分寸，恐为崔门万世之祸，吾徒亦无噍类矣。”浩竟从湛等，立石衢路，所书先世事甚详，北人无不忿恚，因共譖浩暴扬国恶。魏主大怒，收浩等於狱。时太子受经高允，为之营救，密令允异词。帝亲鞫允，允曰：“浩特总裁，至於著述，臣多於浩。”帝让太子，太子曰：“天威严重，高允小臣，迷乱失次耳。”帝再鞫允，又曰：“臣不敢虚，殿下哀臣，欲毛其生耳。”帝曰：“直哉，此人情所虽，而允能之临死不异词，信也；为臣不欺君，贞也。”特赦之。诣浩，惶惑不能对。允事事申明，皆有条理，帝命允为诏诛浩，允不为。帝催切，允坚言罪不至死。帝怒，命武士执允，太子为之泣拜，乃解。帝曰：“微斯人，更有数千口死矣。”於是止诛浩等百二十人，夷五族。他日，太子曰：“吾欲为卿脱死，而卿终不从。帝怒不测，念之使人心悸。”允曰：“史为将来劝戒，使人主有所畏。至於书国家误失，乃为史之大体。臣实与浩共为之，死生荣辱，义当一体。蒙殿下再造之恩，违心苟免，非所愿也。”太子动容称赞。允谓人曰：“昔翟黑子受赃事发，吾劝之实首，黑子竟以欺罔而诛。我不奉东宫指导，恐负翟黑子故也。”后魏主亦悔诛浩。宣城公李孝伯谋议宠眷亚於浩，孝伯死，魏主曰：“李宣城可惜！”既而曰：“朕失言，崔司徒可惜，李宣城可哀。”

真君十一年，宋文帝用徐湛之、王玄谟策，伐魏，围滑台，魏主自将救之。十一月至鲁郡，以大牢祠孔子，仆秦始皇峰山碑。十二月，引兵南下，破兖、豫、青、冀等六州，杀掠甚惨，所过赤地无馀，春燕巢於林木，后及宋平。时中常侍宗爱用事，譖太子晃，以忧卒。晃子洁，生四年矣，魏主爱之，常置左右，而追悼景穆太子特甚。宗爱惧诛，兴安元年二月弑帝，立南安王余，自为宰相。十月，又弑余。尚书源贺、陆丽迎於苑中，大呼曰：“宗爱弑君，皇孙已登天位矣。”众呼万岁，遂执爱，具五刑，夷三族。谥帝太武，庙号世祖。

二年，立子弘为太子。高允好直谏，事有不便，屏人极论。魏主曰：“高允真忠臣，朕有过，未尝不面言。朕闻过而天下不知，可不谓忠乎！”允与游雅等同征，雅等为侯而允为郎，二十七年不徙，至是超拜中书令。时魏百官无禄，允诸子樵采自给，陆丽言之，魏主亲至其家，惟草屋数间，厨中盐菜而已。魏主叹息，赐以粟帛，常呼为令公而不名。游雅常曰：“前史称卓子康、刘文饶之为人褊心者，或不之信，余与高子游处四十年，未尝见其喜愠之色，乃知古人为不诬耳。崔司徒每谓高生丰才博学，一代所推，但乏矫矫风节，余亦谓然。乃司徒得罪，诏旨临责，声嘶股栗，殆不能言。高于敷陈事理，词义清辨，人主为之动容，此非所谓矫矫乎。宗爱用事，威振四海，王公趋庭望拜，高子独升阶长揖，此非所谓风节乎。夫人固不易知，此乃管仲所以致恟於鲍叔也。”

帝承世祖威严之后，怀辑中外，民心复安，以和平五年殂，谥文成，庙号高宗。太子弘即位，年十二，丞相乙浑谋反伏诛，冯太后称制，引高允等参决大政。允建议各郡立学，置博士生员。

皇兴元年，魏主亲政，勤於为治，赏罚严明，拔清节，黜贪污，於是郡守始有以廉洁著名者。三年，立子宏为太子，延兴元年遂传位於宏，自称太上皇。时宏生五年，而显祖好黄老浮屠，有遗世之志，始欲禅位叔父子推，君臣不可，乃传位太子。太子虽幼，有至性，魏主病痲，亲吮之。及是，悲不自胜。魏主问其故，曰：“代亲之感内切於心。”上皇乃建鹿野浮屠於苑中，与禅僧居之。时冯太后恣淫，为人发其阴事，乃密鸩弑上皇，复称制，自以失行，常夷灭大臣。高允以老告归，寻以安车征拜镇军大将军、中书监，固辞，不许，太和十一年，卒。允历事五帝，出入三省五十馀年，未尝有谴，虽处贵重，情同寒素，执书吟览，昼夜不去手，诲人恂恂不倦，笃亲念故，倾家赈施，卒年九十八，赠司空，谥曰文。始颁禄於百官，诏均田，改中书学为国子学。十四年，冯太后殂，魏主行三年丧，群臣谏，皆不从。修尧、舜、禹、周公、孔子之祀，养老於明堂。二十年，改姓元氏，初定族姓，范阳卢、清河崔、荥阳郑、太原王、赵郡李为首，咸纳其女充后宫，初纳者皆为妾媵，代北则穆、陆、贺、刘、楼、王、嵇、尉八姓，勋著当代，位极人臣，一同五姓。立子恪为太子。后冯氏以淫废处后宫。太和二十三年，自行御齐，还至谷塘原，疾甚，谓司徒勰曰：“吾病殆必不起，天下未平，嗣子幼弱，社稷所寄，唯在於汝。霍子孟、诸葛孔明以异姓犹受顾托，况汝亲贤，可不勉之。”勰泣辞，魏主乃手诏太子曰：“汝叔父清规懋德，松竹为心，吾百年后，其听辞蝉冕，遂

其冲挹之性。”又谓勰曰：“后宫久乖阴德，吾死可赐自尽，葬以后礼。”遂死。

高祖性至孝，独行三年丧，待诸弟始终无间，爱民好士，制礼定乐，卓有太平之风。彭城王勰力辞相位，魏主强留之，常凄然叹息，然清正俭素，门无私谒。北海王详密谮勰大得人情，乃诏勰以王归第，而魏主左右幸臣茹皓、赵修、高肇等始用事，魏政寝衰矣。永平元年，魏主因夜宴，鸩杀彭城王勰，高肇谮之也。行路士女，皆为流涕。二年，子诩生。魏故事，子为太子，母赐死。胡充华有娠，同列劝去之，充华不可，私誓曰：“若幸而生子，身死不恨。”果生诩。延昌元年，立为太子，自是子立不复杀母。

四年，高宗殂，诩立，高肇伏诛，尊胡充华为太后，称制。后以其妹尚书元义妻为女侍中。后聪悟，能文章，政事皆手笔自决。时征西将军张彝之子仲瑀上疏裁抑武人，羽林虎贲士聚尚书省下诟骂，索仲瑀等，以瓦石击省门，又至彝第，曳彝捶辱，焚其第。彝仅有馀息，再宿而死，远近震骇。高欢时在京师，见之，还河朔，倾赀结客，曰：“魏政乱矣，财物可常守乎！”胡后尝逼淫清河王怳，使怳专政，元义与宦官刘腾等谋诛怳，幽胡后於宫，隔绝进奉。刘腾死，禁防稍疏，诏解元义兵柄。太后复临朝，发刘腾棺，散其骨，赐义死，以郑俨、徐纥、李神轨为中书舍人，皆得幸於后者也。时嬖幸用事，盗贼蜂起，封疆日蹙，太后自以所为不谨，母子之间嫌疑日深。而秀容川酋长尔朱荣兵最强，官至车骑将军、六州大都督，刘贵、段荣、尉景、蔡■〈彳隹〉、高欢、慕容绍宗皆从之。欢遂劝荣举兵清朝，魏主亦密召之。太后乃鸩弑孝明帝，立临洮王世子钊，生四年矣。荣与并州元天穆立彭城武宣王之子子攸，拥铁骑十万，长驱至洛。徐纥、郑俨亡走，太后落发出家。荣执后，并幼主沉於河阴，引丞相高阳王雍而下二千馀人皆戮之，欲谋篡位，不觉形神恍惚，乃称天柱大将军，岁庚戌，与元天穆皆伏诛。尔朱世隆、尔朱兆闻荣死，以六镇反，立长广王晔，而弑子攸于晋阳，是为孝庄帝。是年，复废晔，立广陵王恭，杀司空杨津、太保椿，夷其族。高欢立元朗，自为丞相，讨尔朱氏，灭之，废其主恭，又废朗，而立平阳王修，遂弑故主晔及朗、恭三帝。岁甲寅，适南朝梁武帝中大通六年也。

魏主修为高欢所逼，奔长安，依宇文泰。欢立清河世子善见，是为东魏孝静帝。西魏主修复与宇文泰有隙，泰鸩弑之，是为孝武帝，而立南阳王宝炬。宝炬卒，谥孝文帝。子钦立，钦废，弟廓立，是为孝恭帝。以丙子岁禅于周公

宇文觉，称西魏者二十二年而亡。孝静帝以庚午岁禅於齐王高洋，称东魏者十七年而亡。

自代王猗庐建国於晋元康初，凡百年而珪入中原，称大魏皇帝。自魏太祖珪至孝庄帝，凡九主百四十年而魏分东西。分东西者又几二十年馀，而拓跋氏始亡。

玄羽逸史曰：拓跋氏以代北索头小丑，据蕞尔之地，魏晋之初，寥寥部落，仅如鼠噉穴中耳。乃猗庐一奋，值晋室陵迟，刘越石表授代公，遂有精锐二十馀万。方曜虜盛时，而大破其兵，使曜中七创，几至擒获，尸横伊洛之野，血赭寿阳之山，可不谓雄乎！勤王之功，此为第一，所以开二百馀年之基也。什翼犍裤中馀喘，能修猗庐之业，代用以强。时东渡奄奄，而犍雄代北，无乃牛代马之讖乎。太祖珪窜伏流离，濒死不死，是天之所兴也者。殄灭大燕，尽有中原，规模措置，何逊於两汉哉。太宗守文，足为令主，而太武雄才大略，威服四夷。高宗承之以宽，显祖镇之以静，至於高祖，则彬彬乎有太平之风矣。夫子立母死，此虽胡法，而亦弗陵钩弋之故智也。胡充华何物女子，乃独不畏死，而求生男，男立而竟不死，岂非天乎。魏之社稷，卒靡於斯人手矣，惜哉！魏自猗庐来，俱残忍好杀，凡十六七传，而其主遇弑者十二，沉河者一。尔朱入洛，戮元宗过半。东西既分之后，在齐者尽灭於文宣，在周者卒殄於天元，盖天道好还不爽已。

### ○羌姚氏

姚氏，羌也，居南安赤亭。怀帝永嘉六年，姚弋仲东徙榆眉，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户，遂降於赵主曜，封平襄公。成帝咸和三年，后赵中山公虎灭其主之族而代之。时弋仲与蒲洪俱降后赵，为六夷左都督、奋武将军。虎自立，弋仲称疾不贺，累召乃至，正色谓虎曰：“弋仲尝谓太王命世英雄，奈何把臂受托而反夺之耶？”虎虽不平，然察其诚直，亦不之罪。永和元年，以为冠军大将军。赵谪戍梁犊反，所向奔溃，长驱至长安，众已十万。赵将尽锐攻之，大败，虎惧，命弋仲与蒲洪等讨之。弋仲将精兵八千，至邺求见，虎责让之，因策马南驰，不辞而出，击斩犊，封平西郡公。

虎死，养子冉闵灭石氏，国号魏，石祗称帝於襄国，闵攻之，急求救於燕及弋仲。弋仲遣子襄救之，诫襄曰：“冉闵弃仁背义，若不梟擒，必不复见我

也。尔才十倍於闵，慎毋纵之。”襄与燕大破冉闵，斩获十馀万。闵单骑走还邺，弋仲怒其不擒闵，杖襄一百。赵将刘显弑祗，弋仲曰：“我受石氏厚遇，当为复仇。石氏无种矣，我何归。”遂遣使来降，诏以为车骑大将军，子襄为平北将军。时穆帝太和八年也。

二月，弋仲卒，诏襄屯譙城。襄单骑见谢尚於寿春，尚幅巾待之，欢若平生。襄博学善谈论，名重江东。时殷浩北伐，襄以燕秦方强，未可辄动，乃广兴屯田，训厉将士。浩忌之，遣客行刺，客反以情告襄，浩又阴令将军魏憬袭之。襄斩憬，并其众，而遣参军权翼使於浩。浩曰：“身与平北共为王臣，平北举动自专，甚失辅车之理。”翼曰：“平北英姿绝世，拥兵数万，而远归晋室者，以朝廷有道，宰辅贤明故也。今将军信谗，隙端在此而不在彼矣。”浩曰：“平北生杀自由，又掠吾马，隙岂在我！”翼曰：“奸宄之人，亦王法所不容，杀之何害。闻将图平北，故取马以自卫耳。”浩笑曰：“何至於是。”浩遂帅众七万伐秦，以襄为前锋。襄伏甲袭之，浩奔譙城，襄济淮，屯盱眙。诏桓温讨之，襄败於伊水，匿精锐水北林中，遣使言曰：“承亲帅王师，襄奉身归命，愿敕三军小却，当伏拜路左。”温曰：“我自开复中原，展敬山陵，无豫君事。欲来便来，何须使人。”襄拒水战，败，奔北山。襄勇而爱人，虽屡战屡挫，民知襄所在，扶老携幼，驰而赴之，温追不及。弘农杨亮在襄所相失，奔温。温问襄之为人，亮曰：“神明器宇，孙策之俦，而雄勇过之。”升平六年，襄欲图关中，进屯杏城，秦民归之者数万，遂据黄落。秦遣广平王黄眉、东海王坚、将军邓羌等御之，羌曰：“襄恃勇可激而擒也。”遂以三千骑压其垒门，襄怒出战，羌佯败，襄追至三原，羌回骑击之，斩襄，弟苕降。

秦丞相王猛临终时劝秦王曰：“鲜卑、西羌，我之仇讎，终为人患，宜渐除之，不能用。”太元七年，秦王坚谋伐晋，权翼、石越、阳平公融皆以为不可，不听。融又泣言曰：“晋未可灭，昭然甚明。且臣之所忧，不止於此。陛下宠育鲜卑、羌、羯，布满畿甸，太子独与弱卒留守京师，臣惧变生肘腋。”又不听。八月，大举伐晋，朝臣皆以为不可，独姚萇与冠军垂力劝之行，遂以萇为龙骧将军，督梁、益诸军，谓之曰：“昔朕以龙骧建业，未尝轻以授人。卿其勉之！”窦冲曰：“王者无戏言，此不祥之兆也。”坚默然。秦果大败於淮南，慕容泓兵起，坚遣钜鹿公睿讨之，以窦冲为长史，姚萇为司马。泓闻秦兵至，惧，帅众将奔关东。睿粗猛轻敌，欲驰兵邀之，萇曰：“鲜卑思归，故起而为乱，宜鸣鼓摄之，将奔溃不暇，急则必致死於我矣。”睿不从，反

为所杀。苌遣长史诣坚谢罪，坚怒杀之，苌惧，走渭北马苑。於是天水尹纬、尹详，南安庞演等纠煽羌豪五万馀家，拥苌为主，自称秦王，旬日得众十万。坚自将击之，苌屡败。军中无井，坚命塞安公谷，苌兵多渴死。会天大雨，苌营中水三尺，营外寸馀而已。坚曰：“天亦佑贼乎！”太元十年，秦王坚奔五将山，苌围之，执坚以归，幽之别室，求传国玺。坚叱之曰：“五胡次序，无汝羌名，玺已送晋、不可得也。”苌复遣右司马尹纬说坚，坚问纬：“在朕朝何官？”曰：“尚书令史。”坚叹曰：“卿王景略之俦，而朕不知，宜其亡也。”坚数骂苌求死，苌遣人缢之，太子弘、中山公诜、张夫人皆死。

十一年，苌称皇帝。时苻丕闻变，即位，竟为其下冯该所弑。而苻登则坚之疏属也，亦称帝於南安，与苌相拒。苌获其后毛氏，色美而勇，善骑射，秦兵入，犹弯弓跨马，杀七百馀人，以众寡不敌，被执。苌欲纳之，骂苌而死。苌置酒高会，诸将皆曰：“若值魏武王，不令此贼至今，陛下将牢太过耳。”苌笑曰：“吾不如亡兄者有四，身長八尺五寸，臂垂过膝，人望而畏之，一也；将十万众，望麾而进，前无横阵，二也；温古知今，讲论道艺，收罗英俊，三也；董帅大众，人尽死力，四也。朕所以能建功立业者，正望算略中有片长耳。”十七年，苌寝疾，杀诸将有威名者。登闻苌病，秣马厉兵，进逼安定。苌小瘳，自出御之，登骇而还。长夜引兵蹶其后，旦而候骑告曰：“贼营已空矣，不知所向。”登惊曰：“彼何人，去来不令我觉，谓其将死，忽然复至，吾与此羌同世，何其危哉！”

太元十八年，苌卒，太子兴秘不发丧，帅兵击登，杀之，即位。兴勤於政事，延纳善言，杜瑾等以论事得显拔，姜龕等以儒学见尊礼，古成诜等以文章参机密，秦国亦治。又以龟兹沙门鸠摩罗什为国师，奉之如神。罗什翻译经论，大营塔寺，由是州郡化之，奉佛者十室而九。兴宠广平公弼，弼结纳朝士，收采名誉，以倾东宫，国人恶之。时荧惑不见八十馀日，魏主召名儒议荧惑所诣，崔浩曰：“春秋记神降於莘，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。今荧惑之亡，在庚午辛未二日之间，庚午主秦，辛为西夷，荧惑其入秦乎！”后果出东井。姚弼、姚愔作乱，伏诛。秦王兴卒，太子泓立。次年，为晋义熙十二年，太尉裕纂严伐秦。八月发建康，十月檀道济克洛阳，王镇恶大破姚绍、沈田子，入武关，太尉裕率诸军入长安，秦主泓出降，姚氏亡。

○秦地僭国（赫连、乞伏二氏附）

初，匈奴刘渊族子刘卫辰，拥众漠北，魏主珪击杀之，少子勃勃奔薛干部。薛干送於没奕干，没奕干以女妻之，乃臣於姚氏。勃勃魁岸，美风仪，性辨慧，兴一见而奇之，与论大事，宠遇逾於勋旧。兴弟邕曰：“勃勃不可近也。”兴不听，果叛。据朔方，自以大禹之后，称大夏天王，改姓赫连氏。击破薛干等部，其臣请定都高平，以固根本。勃勃曰：“姚兴亦一时之雄，未可图也。今专固一城，彼必并力於我，不如以骁骑风驰，出其不意，使彼疲於奔命，待兴死，我徐取，长安在吾计中矣！”於是侵掠岭外诸城，得秦参军王买德，问以灭秦之策。买德曰：“秦德虽衰，藩镇犹强，愿且蓄力以待之。”勃勃以为军师，以叱于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夷夏十万人筑城於朔方黑水之南，曰：“朕方统一万方，名统万城。”阿利残忍有巧思，蒸土筑城，锥入一寸，筑者皆死，造兵器衣甲亦然，造成必有死者。

勃勃闻裕伐秦，曰：“裕取关中必矣，然不能久留。若令子弟及诸将守之，吾取之如拾芥耳！”裕果还。勃勃遣兵向长安，裕子义真归建康，勃勃称皇帝。性骄虐，视民如草芥，群臣违视者凿其目，笑者抉其唇，谏者截其舌，而后斩之。常征隐士韦祖思，祖思恭惧过甚，勃勃怒曰：“我以国士待汝，汝以非类遇我，汝昔不拜姚兴，何独拜我！我在，汝犹不以我为帝王，我死，汝曹弄笔墨当置我何地耶！”遂杀祖思。元嘉二年，子昌立，魏人取统万，昌走上邽。魏人尽获其王公卿将妇女以万数，马牛羊千万头匹，珍宝无算。追击昌於上邽，执之以归。赫连定称帝於平阳，复取长安。吐谷浑袭定，执之以献於魏主，夏赫连氏亡。

鲜卑乞伏氏，居陇西勇士川，有国仁者事苻秦为前将军。坚败於淮南，乞伏部叛，命国仁讨之。国仁更与之合，众至十万，据陇右，自称单于，置将相，号西秦。太元十三年，卒，弟乾归立。乾归为姚兴所破，奔亡利鹿孤，复降於秦。秦使之镇苑川，恶其渐强难制，以为主客尚书，以世子炽磐监其部众。五年逃归苑川，以炽磐镇抱罕，复称王，加焦遗太子太师，使参军国大谋，谓其子曰：“焦生王佐才也，汝事之当如事我。”义熙八年，为乞伏公府所弑，炽磐讨公府而自立。十年，袭南凉，执杀秃发傉檀，并杀其子虎台。常谓群臣曰：“宋虽奄有江南，忧虽雄据关中，皆不足与也。魏主奕世英武，贤能为用，吾将举国而事之。”遂遣使入魏，贡黄金二百斤，并陈伐夏方略。元嘉五年，炽磐卒，子暮末立。元嘉七年，夏灭之，西秦乞伏氏亡。

玄羽逸史曰：崤函四塞，自周秦以来，世为帝王所都，晋氏不竞，沦於左

衽者百五十年。苻氏之后，又为姚萇所有。太尉裕以益世之才入秦，如风扫残叶，若能镇以数年，绥辑遗民，收其豪俊而用之，关中自安。关中安，然后据江淮之资，引梁益之粟，下函秦之甲，东向以制天下，而魏人亦且敛衽，况勃勃等辈乎！乃以河山百二之地，付之乳臭子，而又令其将帅相图，纵勃勃不来，关中亦不能守，崔浩之徒盖料之审矣。姚氏三世，最英特者襄，而仅死，此不可以成败论。弋仲诚直，有古人之风，兴能守文，又有器略，萇则狙诈之雄也，基浅本拨，何以亢宗。乃勃勃豺狼，梟獍幸免其身，雷霆且破其棺，盖神人共灭之哉。乞伏之强，本不足齿於二氏，顾所据亦关中地，为附之云。

### ○五凉（附）

前凉张轨，乌氏人，仕晋为散骑常侍。以时方多难，阴有保据河西之志，乃求刺史凉州，用宋配、汜为谋主，威著西垂。怀帝被执，遣宋配帅步二万趋长安，表请速发大军，以清中原。进太尉、凉州牧、西平公。愍帝建兴二年，卒，子寔嗣。复遣兵入援京师，闻愍帝凶问，令牙门蔡忠奉表建康劝进。太兴三年，寔为妖人刘弘等所杀，寔弟茂讨弘，诛其党与。左司马阴元等以寔子骏尚幼，立茂，茂以骏为世子。大宁元年，赵主曜帅戎卒二十八万击凉州，茂出拒之，以众寡不敌，称藩於赵。赵封茂为凉王，乃大城姑臧。二年卒，世子骏嗣。茂临终谓骏曰：“吾家世以孝友忠顺著称，晋室虽微，不可悖也。”且下令曰：“吾官非王命，苟以集事，死之日，当以白衾入棺。”骏立，以重华为世子。骏勤修庶政，总御文武，咸得其用，民富兵强，远近称为贤君。西域诸国皆诣姑臧朝贡，骏遂上疏请北伐。永和元年，自称凉王。是年，卒，子重华嗣。

赵将麻秋等伐凉，重华悉境内兵使裴垣御之。张耽曰：“用将不必推宿旧，惟其才耳。主簿谢艾，文武兼资，可用也。”乃遣艾以五千人出，有二梟鸣於牙中，艾曰：“六博得梟者胜。”遂进，大破赵帅。秋又帅众八万来攻，围堑数重。重华遣谢艾帅步骑三万进军临河，艾乘轺车，戴白帟，鸣鼓而行。秋望见，怒曰：“艾年少书生，冠服如此，轻我也。”命黑槊、龙骧三千人驰赴之，艾左右大扰。艾据胡床处分指挥，赵人疑有伏，不敢进，遂乘势奋击，大破之。赵人益军二万，命孙伏都会秋长驱，艾又破之。赵主虎叹曰：“吾以偏师定九州，今以九州之众困枹罕，彼有人未可图也。”永和九年，重华卒，子曜灵嗣。庶兄张祚与嬖臣赵长深相结，谢艾被谮，出为酒泉太守。上言权幸用事，公室将危，乞听臣入侍。祚、长等矫遗令以长辅政而不召艾，祚遂废曜灵

自立，杀重华妃裴氏及谢艾。河州刺史张瓘起兵，将军宋混应之，祚杀曜灵，瓘等立其弟玄靚而杀祚。瓘既杀祚，肆为苛虐，宋混因众怨杀之，而自辅玄靚。玄靚生八年矣。混忠亮质实，升平四年卒，荐其弟澄辅政。张邕杀宋澄，欲作乱，重华幼弟天锡年十五，有才气，讨邕，诛之。以天锡为大将军辅政，玄靚庶母忌天锡，天锡杀庶母及其党，并弑玄靚而自立，遣司马诣建康请命，又称藩於秦。既骤得大位，遂荒於酒色，不亲政事，又舍其嫡而立嬖妾之子大豫为世子。太元元年，秦王坚遣将军苟苌、梁熙伐之，先使谕天锡降，天锡杀其使者。母严氏谏，不听。乃以马建帅众二万为前锋，掌握以三万众军於洪池。建先迎降，据弗能支，大溃，西向稽首，伏剑而死。秦兵至姑臧，天锡降封归义侯，前凉张氏亡，凡九易主。

后凉吕光，亦临渭氏也。秦王坚平凉州，以梁熙为刺史。而晋太元七年，吕光已奉坚命帅众十万伐西域，大破西域诸国，威振穷荒，先世所不能臣者，皆来归附。入龟兹，据其城。城中如长安，市邑宫室甚盛，光欲留居之。天竺沙门鸠摩罗什曰：“此不足留，将军归，自有福地。”光乃以骆驼二万馀头载外国珍宝，驱骏马万匹，还行至凉州，梁熙谋闭境拒之。杨翰曰：“光新破西域，闻中原丧乱，必有异图，宜守高梧谷口，夺其水道，彼既穷渴，可以坐制，此上策也。不然，伊吾关亦可据，度此二厄，虽有子房之策，无所施矣。”熙不听。张统曰：“行唐公洛，秦王介弟，有勇力，若奉为盟主，则光不敢亢。”亦不听。光初闻翰谋，不敢进，杜暹曰：“熙文雅有馀，机鉴不足，可急趋之。”光至高昌，翰以郡降。熙方遣兵拒之，其将彭济执熙降於光。光杀之，入姑臧，自领凉州刺史。主簿尉倾险好谗，乃谗杀诸名士，凉人由是不悦。

孝武帝太元十一年，秦王坚被弑。光闻之，举军缟素，自称酒泉公，寻称三河王。次年，称凉天王，置百官，以秃发乌孤为河西都统，沮渠罗仇为尚书，段业为建康太守。后三人见吕氏政衰，皆叛之。隆安三年，光寝疾，谓太子绍曰：“今三邻伺隙，吾没之后，以太原公纂统六军，常山公弘管机政，汝恭已无为，委重二兄，庶几可济。若内相猜忌，祸起萧墙矣。”乃以纂为太尉，弘领司徒，诫二公以辑睦辅导太子，乃卒。吕超曰：“纂久典兵，弘得众心，二人得兼将相，非少主能驾御也，不如早除之。”绍虽好读书，谦恭而文懦无断，将听之。犹豫间，纂、弘已觉，乃弑之。超奔广武，纂自立，弘欲讨之，纂竟杀弘，以妻子赏将士。侍中房晷曰：“弘虽悖逆，亦陛下友慈未至，今弘妻陛下弟妇，弘女陛下侄也，奈何使无赖小人辱为婢妾乎！”纂改容谢之

，遂得抚养於宫中。

隆安四年，超自广武将兵入凉州，弑篡而立其兄之子隆，超自都督中外，录尚书事。篡后杨氏出宫，超逼取玉印，曰：“已碎之矣。”后杨桓之女，有殊色，超将纳之，谓桓曰：“后若自杀，祸及卿宗。”桓以告后，后曰：“大人卖女与氏，以图富贵，一之谓甚，其可再乎！”遂自杀。杨桓奔河西。隆、超多杀豪望，人不自保。魏安人焦朗说秦姚兴请讨之，秦使姚硕德将兵直趋姑臧，大败凉兵，隆婴城自守。於是西凉公暠、河西王利鹿孤、张掖公蒙逊各奉表入贡於秦，凉王隆降。元兴二年，秦征吕隆为散骑常侍，以王尚为凉州刺史，后凉吕氏亡，凡二传四主。

西凉公暠，姓李氏，陇西人也，好文学，有令名。初为效谷令，温毅有惠政，北凉段业以为敦煌太守。索嗣言於业，曰：“暠不可使处敦煌。”业以嗣代暠，使帅五百骑之官。暠遣宋繇逆击之，嗣败走，暠因表业请诛嗣，称凉公，是为西凉。元兴元年，西凉公闻吕隆败，降於秦。义熙十三年，卒，子歆立，以宋繇录三府事，请命於朝，诏以歆为镇西大将军。歆用刑过当，又好治宫室，於是灾异频仍，张显、汜称皆谏之，不听。北凉王蒙逊欲袭之，先引兵攻秦浩亶，既至，潜师还屯川岩。歆闻蒙逊出，谋乘虚袭张掖，其母尹氏曰：“汝新造之国，自守犹惧不足，况蒙逊非汝之敌，岂得轻为举动，非但丧师，殆将亡国。”不从。宋繇叹曰：“大事去矣！”歆将步骑三万东出，蒙逊曰：“入吾术中矣，然闻吾归，必不敢前。”乃诈为露布西境云已克浩亶，将进攻黄峪。歆闻之，喜，急进都督涧，蒙逊击之，大败。或劝退保酒泉，歆曰：“吾违老母之言以取败，不杀此胡，何面目见老母。”更勒兵战於蓼泉，为蒙逊所杀。蒙逊收礼凉州旧臣，以宋繇为吏部侍郎，掌选事，还姑臧，见尹氏而劳之。尹氏曰：“吾老妇人，国亡家破，岂复惜生，愿请一死。”蒙逊厚抚之，娶其女为子牧犍妇。西凉李氏亡，凡二传。

南凉秃发氏，鲜卑别种也。初，吕光据凉州，称三河王，时以秃发乌孤为河西都统。乌孤雄勇有大志，外虽奉光，而内实阴俟其隙，徙都廉水川，以广武赵振为左司马，曰：“吾得赵生，大事济矣。”振好奇略，教乌孤据凉州。光以乌孤为益州牧，乌孤不受，自称西平王。赵振劝乌孤尽取岭外五郡，称武威王。隆安三年，武威王乌孤卒，弟利鹿孤立。义兴二年卒，弟儁檀立，以马三千匹、羊三万头献秦，求镇姑臧，姚兴许之。征王尚还，尚主簿胡威言曰：“臣州僻，远仗良牧仁政，保全至今，奈何以臣等卖羊马乎。昔汉武帝倾天

下之贄，开拓河西，以断匈奴右臂，今无故弃五郡忠良华族，以资暴虏，非计之得也。”兴悔之，使人驰止尚。而僣檀已军五涧，逼王尚行矣。僣檀入姑臧，宴群臣於宣政堂，仰视叹曰：“作者不居，居者不作。”孟祜曰：“昔张文王始构此堂，今百年十有二主矣，惟履信思顺者可以久处。”僣檀善之。姚兴欲取僣檀，遣韦宗觐之。辱檀与宗论当世大略，纵横无穷，宗退叹曰：“奇才英器，不必华夏；明智敏识，不必读书。吾乃今知九州之外，五经之表，复自有人也。”归，言於兴曰：“凉州虽敝，僣檀未可图也。”兴不听，果为所败。后辱檀以蒙逊之逼，迁乐都，而焦朗即以姑臧降於蒙逊。义熙十年，僣檀欲袭乙弗部，孟愷谏曰：“今年饥馑，南逼炽磐，北忧蒙逊，百姓不安，远征虽克，必有后患，不如俟时而动。”僣檀谓太子虎台曰：“蒙逊不能猝来，炽磐兵少易御，尔守乐都，吾不过一月，还矣。”乃大破乙弗等部。炽磐闻僣檀出，帅骑二万攻乐都，比僣檀归，城已陷。炽磐遣使郊迎，待以上宾之礼。岁馀，鸩之，并其子虎台。南凉秃发氏亡，兄弟相代，凡三主。

北凉沮渠罗仇者，匈奴沮渠王之后也。吕光称天王时，置百官，以罗仇为尚书，弟鞠粥为三河太守。鞠粥劝罗仇勒兵取西平，罗仇曰：“吾家世忠孝，吕主虽信谗猜忍，然宁人负我，无我负人。”已而光果杀罗仇并鞠粥。罗仇弟子蒙逊，雄杰多筹策，淑书史，以二丧归葬，会者万馀。蒙逊泣谓众曰：“吕王无道，多杀不辜。我欲雪二父之耻，诸君许我乎？”众皆称万岁，遂起兵，据金山。从兄沮渠男成亦合众，共攻建康，说太守段业曰：“吕氏政衰，瓦解在目，府君奈何以盖世之才，欲立功於垂亡之国。若俯临鄙州，某等愿奉以为主。”业许之，遂推业为凉州牧，而业以男成为辅国将军，蒙逊为镇西将军，称北凉，取晋昌、敦煌、张掖诸郡。蒙逊阴劝男成攻段业，男成不忍，蒙逊诈令人诬男成谋反，段业收之。男成曰：“蒙逊必不利於公，不如暴男成罪恶，云已诛之，而密使男成讨蒙逊，蔑不胜矣。”业不听，杀男成，蒙逊泣谓众曰：“吾兄何罪！”遂将兵攻杀段业，而自称张掖公。

义熙十三年，蒙逊诱李歆出，袭而杀之，获其母尹氏，礼用其旧臣，於是河西皆为所有，西域诸国畏之，皆诣蒙逊，称臣奉贡。时魏主珪奄有中原，威行异域，蒙逊又遣使称臣，奉贡於魏。魏主执崔浩手谓凉使曰：“汝闻吾崔公乎，此则是也，才略於今无比，朕动止咨之，预陈成败，若合符契。”魏主遂遣李顺至凉。延和元年，复至，蒙逊箕坐隐几，顺正色言曰：“不谓此叟无礼至此，不忧覆亡，而敢陵侮天地，魂魄逝矣，安用见之。”握节径出。蒙逊止之曰：“传闻朝廷有不拜之诏。”顺曰：“齐桓一匡天下，天子致胙，命无下

拜，桓公不敢失臣礼，登拜，受之。君偃蹇若此，岂社稷之福耶！”蒙逊遽起拜。顺归，魏主问凉事，顺曰：“蒙逊控制河西逾二十年，绥辑荒裔，群下畏服，虽不能贻厥孙谋，犹足终其一世。然礼者，敬之舆，敬者，身之基也。无礼不敬，不复年矣。”魏主曰：“何时当灭？”顺曰：“蒙逊之子皆庸才，惟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，继蒙逊者必此人也。比於其父，皆云不及，殆天所以资圣明乎！”魏主悦。

次年，蒙逊卒，国人以世子菩提幼弱，立牧犍为嗣，请命於魏。魏主谓李顺曰：“卿言皆验，朕灭沮渠不远矣。”牧犍立之次年，有老父授书敦煌东门，求之不获。书曰：“凉王三十年若七年。”张慎曰：“昔虢之将亡，神降於莘，愿陛下崇德修政，以享三十年之祚，不然，恐七年将有大变。”魏太武太延五年，牧犍通於其嫂而进毒魏公主，魏帝大怒，谋於左右崔浩等。浩力赞讨之，李顺以为未可，浩、顺诘难於朝，卒从浩议。魏主使穆寿辅太子监国，使将军嵇敬将精兵二万屯漠南，以备柔然，以源贺之祖曾牧河西，使贺为向导，招慰诸部，魏主自将围姑臧。九月，城溃，牧犍帅文武五千人面缚请降，北凉沮渠氏亡。自蒙逊称王，凡二传。

玄羽逸史曰：昔晋室多难，张轨欲保据河西，而张氏九主俱能翼戴本朝，若茂、若骏、若重华，忠孝相传，贤能为之用，故四海鼎沸，而河西小康，其永世而久也，宜哉！吕光骄虐，一传而乱，李暠乘时挟诈，段业文懦无断，及身幸矣，奚后之垂。蒙逊狡焉起疆，奸足以惑众，力足以摧邻，崛强三十载，神人先为之卜历乎？何敦煌老父之书与虢降於莘者如出一辙也。僣檀雄桀，筹略亦长，人多感慕而从之，功业未就死於暴虏，此如刘虞见戕於公孙，姚襄受戮於邓羌，要不可以成败论。夫区区河西，五凉分割，以五小郡而与中原抗衡，刘、石、苻、姚，亶亶虎视，至魏而始定，此其故何也？盖其士饶，饶则畜牧蕃；地险，险则关河隔；俗劲，劲则士卒犷悍。由是无事勤耕牧，有事便技击。又有忠孝智勇之士，起而维持。当汉之衰，马超提一旅，曹孟德几为所摧，况其馀乎？呜呼！此凉之所以为凉也。

### ○西蜀（附）

李特，巴州宕渠氏也，特弟庠、流，皆有材武，善骑射，性任侠，州党多附之。及齐万年反，关中荐饥，略阳、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入汉川者数万家，道路有疾疫，特兄弟赈救之。由是得众心，流民至汉中，上书求寄食巴蜀。朝议

遣侍御史李苾持节慰劳，且监察之，不令入剑阁。苾受流民赂，表言流民十万馀口，非汉中一郡所能容，且令就食巴蜀。及散在梁、益，不可禁止。特至剑阁，太息曰：“刘禅有如此地而面缚於人，岂非庸材耶！”

时诏征益州刺史赵廞为大长秋，以成都内史耿滕代之。滕谋据蜀，遂厚遇李特兄弟，自称益州牧，置僚属，易守令。李庠劝廞称尊号，廞以为大逆，斩之，而复用特为督将。特攻杀廞，纵兵大掠。初，梁州刺史罗尚表廞非雄才，败亡可待，遂以尚为益州刺史，督广汉太守辛冉等入蜀。特闻之惧，迎献珍玩。辛冉劝尚因会除之，毋滋后患。尚不能从，仍用为将。时朝廷符下秦雍，召还入蜀流民，遣御史冯该督之。特兄弟屡为流民请缓期，兼纳赂於冯该、罗尚，而辛冉则欲杀流民取其资，与李苾其白尚设关搜索，流民遂附李氏。特为大营於绵竹以处之，与流缮甲治兵，冉、苾合兵袭其营，特发伏，大败之。遂称镇北大将军，承制封拜，与蜀民约法三章，施舍赈贷，礼贤拔滞，军政肃然，蜀民大悦。杀广汉太守张微，又败罗尚等兵，据成都外城。蜀相聚为坞者，皆送款於特。特分流民就食诸坞，尚掩击，斩特。特子荡、雄与李流复称益州牧，击破荆州救兵，取成都。青城山处士范长生常资以军食，故其众败而复振。流死，雄欲迎长生为主，长生不可，雄乃称成都王。光熙元年，称帝，国号成，执手板郊迎长生为丞相，号曰天地大师，时年百岁，国人奉之如神。雄后任氏无子，有庶子十馀人，群臣请择而立之。雄曰：“吾兄先帝之嫡统，有奇才大功，不幸早世，朕常悼念。今子班仁孝好学，堪荷大任。”太傅骧谏之，不从，退而流涕曰：“乱自此始矣。”咸和元年，雄死，太子班立，李越弑之而立其弟期。班有贤行，蜀人惜之。期自得志，轻诸旧臣，信任小人，雄业遂衰。

初，巴西处士龚壮父叔皆为李特所杀，壮欲报仇，积年不除丧。成主期诛杀大臣，尤忌李骧之子寿。壮常不应聘，至是往见寿，寿问自安之策，壮曰：“蜀本晋民，节下若能发兵西取成都，称藩於晋，则福流子孙，名垂不朽，岂徒脱祸而已。”咸康四年，寿袭成都，期缢而死。寿尽杀特、雄子孙而自立，改国号汉，以安车束帛征龚壮为太师，壮不仕，遗赠亦不受。建元元年，寿卒，太子势立，杀其弟广，并杀谏臣马当、解思明。思明、当有智略，好直谏，临死曰：“国之不亡，以我数人在也。今其殆矣！”自是骄淫不惜国事，谗谄并进，刑罚苛滥，中外离心。群獠始出犍为、梓潼等郡，布满山谷，大为民患。加以饥馑，四境萧条。永和二年，桓温帅师伐汉，将佐皆以为不可，江夏相袁乔曰：“夫经略大事，固非常情所及，智者了於胸中，不必待众言

皆合。李势无道，且恃险远，不设备，若以精兵万人疾趋，可一战擒也。”温拜表即行，朝议多以深入为忧，惟刘惔以为必克。或问之，惔曰：“以博知之。温善博者也，不必得则不为。但恐得蜀之后，专制朝廷耳。”温军至青衣，蜀诸将欲设伏以待，将军咎坚不从，引兵向犍为。袁乔劝温弃釜鬲，赍三日粮，示无还心。於是温直指成都，三战三捷。咎坚闻之，亦溃。势悉众战於笮桥，矢及温马首。众惧，欲退，鼓吏误鸣进鼓，遂大破之，长驱烧其城门，汉主势狼狈出降，李氏亡，凡五主。

安帝元兴初，毛璩为益州刺史。桓玄反，璩起兵讨之，攻梁州，诛玄，自领梁州刺史，复兼益州，据蜀、巴西。譙纵有重名，为侯暉所逼，欲以为主，纵惧而不当，走投於水，暉引出而请之，至於再三，遂以兵逼纵於輿上。攻璩弟西夷校尉瑾於涪城，城陷，瑾死之。纵乃自号梁秦二州刺史。璩闻纵反，自洛城步还成都，遣参军王琮率三千人讨纵，又遣弟瑗领四千兵继琮后进。纵遣弟明子及暉拒琮於广汉，琮击破暉等，进至绵竹。明子设二伏以待之，大败琮众，死者十八九。益州营户李腾开城以纳纵。毛璩既死，纵以从弟洪为益州刺史，明子为镇东将军、巴州刺史，率其众五千人屯白帝，自称成都王。明年，遣使称藩於姚兴，将顺流东寇，以讨车骑将军刘裕为名，乞师於姚兴，且请桓谦为助，兴遣之。九年，刘裕以西阳太守朱龄石为益州刺史，宁朔将军臧喜、下邳太守刘钟、兰陵太守蒯恩等，率众二万，自江陵讨纵。初谋元帅，金难其人，龄石资名素浅，裕违众拔之，授以麾下之半，臧喜，裕妻弟也，位出其右，反隶焉。龄石次於白帝，纵遣譙道福重兵守涪。龄石师次平模，去成都二百里，纵遣其大将军侯暉、尚书仆射譙悦屯平模，夹岸连城，层楼重栅，众未能攻。龄石谓刘钟曰：“天方暑热，贼今固险，攻之难拔，只困我师。吾欲蓄锐息兵，伺隙而进，卿以为何如？”钟曰：“不然。前扬声言大将由内水，故道福不敢舍涪，今重军逼之，出其不意，侯暉之徒已破胆矣，正可因其机而攻之，势必当克。克平模之后，自可鼓行而前，成都必不能守。若缓兵相持，虚实自见，涪军复来，难为敌也。进不能战，退无所资，二万馀人，因为蜀子虏耳。”从之，翌日，进攻，皆克，斩侯暉等。於是遂进，纵之城守者相次瓦解。纵乃出奔，其尚书令马耽封仓库以待王师。及龄石入成都，诛纵同祖之亲，馀皆安堵，使复其业。纵之走也，先如其墓，纵女谓纵曰：“走必不免，只取辱焉。等死，死於先人之墓可也。”纵不从，投道福於涪。道福怒谓纵曰：“大丈夫居如斯功业，安可弃哉。今欲为降虏，岂可而得。人谁不死，何惧之甚！”因投纵以剑，中其马鞍。纵去之，乃自缢。道福谓其徒曰：“吾养尔等，正谓今日蜀之存亡，实系在我，不在譙王。我尚在，犹足一战。”士咸

许诺，乃散金帛以赐其众，众受之而走。道福独奔广汉，广汉人杜瑾执之。朱龄石徙马耽於越栈，迫杀之。耽之徙也，谓其徙曰：“朱侯不送我京师，灭众口也，吾必不免。”乃盥洗而卧，引绳而死。须臾，龄石师至，遂戮尸焉。终晋之世，李氏之后，谯氏再乱，旋亡。

玄羽逸史曰：李特兄弟虽包藏祸心哉，令处置得宜，不过雍梁间一大侠。饥民流寓，何代无之，备御之策，发赈之政，殊未之闻，而顾使特小惠得行，盖已倒持太阿之柄矣。朝议纷纷，独云无使入剑阁，不知纵入剑阁者谁也。既纵之入，又驱之出，司马氏之远略，一至是乎！当其凭高抚膺，叹刘禅之庸材，是高隼解其条笼，巨鱼舍之大壑，况有赵廞授以兵柄，辛冉激而成乱，罗尚首鼠进退，李苾、冯该前后纳赂，是拱手而授之以蜀也。贤哉，龚壮，可谓智士，忠孝两全，蜀人不多得也，仇耻既雪，荣利亦远，壮一出而李氏有亡形矣。夫特、雄皆不御之才，乘机际会，凭恃天险，且难永世，不知谯纵何所能为，而敢效井蛙之鸣，奋螳臂之勇，以抗衡於中国也。呜呼！徒苦生灵耳。